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百二中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一百七十六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百二中

硃批金鉷奏摺

雍正七年二月初四日廣西廵撫臣金鉷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進摺差役回粵敬捧

皇上賞賜哈密瓜到臣當即出郊祗迎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許隨陳於內署薦之先臣躬自剖分用彰
寵賚凛
天威之不遠正席先嘗體
聖澤之無私全家徧及仰荷
恩施下沛即奕世尚有光榮自慚報稱何能頋每食無
忘忠愛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奏
謝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覽奏謝知道了

爾凡所辦理及一切奏對俱屬精詳妥協朕甚為嘉悅

深慶得人勉之莫移此志爾等漢軍之貪黷風習切勿

稍被所染尤當加勉自礪者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雍正六年十月十一日臣恭進

奏摺十二月初八日蒙

皇上天恩批發到粵臣跪讀

硃諭伏思廣西一省猺獞雜處素號難馴加以前任廢

弛之後整頓方新所有地方應行事宜若非督撫

二臣覿面細商即文移書翰絡繹於途其間委曲

繁重終有不能盡達之處臣跪接赴黔

諭旨益仰

皇上聖明雖萬里封疆之遠悉在

九重宥密之中當即咨移督臣去後續又奉到
諭旨廣西提督印務著郭鉷暫行署理俟張溥到粵再
行交代欽此臣復致札督臣鄂爾泰俟張溥到粵臣
將提督事務交代畢即當赴黔會商一切公事再
查粵西軍務臣自蒙
恩陞授巡撫以來於臣標兩營將弁兵丁不時嚴加整
飭近皆可觀其提標軍務臣今署理印篆細行查
驗多有不合機宜之處現在嚴飭各將弁加意整

頓新經招募拔補得四百餘人俱勤加訓練但其中原有牽於舊制勢處難為者查提標中軍前後左右凡五營共兵三千九百餘名究之抽撥防汛散處各郡邑者已去兵一千七百餘名今除各官弁親丁外現在存操經臣招募後僅一千七八百名所以八達之役一經調遣而提臣駐扎之處更無餘兵可恃查左江鎮標兵三千一百餘名除抽撥防汛外存城備操亦止六百餘名臣自署篆以

來始知其中委曲若撤回汛兵則防範地方實不可少若議增設則汛地甚廣又不勝其增再四思維惟有屯田一法既可以盡地之宜即可以救兵之弊查柳州等府頗有餘地可以耕種緣其地磽瘠故開墾無人臣愚請廣行招徠資以牛種令民得以盡力耕種彷彿寓兵於農之遺稍變井田畫畝之制為之設立都司各員當耕耘之日則督之力農當農隙之時則教以技勇但藉其力不稅其

糧惟每名給水田十畝外令耕公田一畝旱田三十畝外令耕公田二畝其公田租穀照社倉之例存貯公用查柳州府水田約一萬餘畝旱田三萬五六千畝所需牛種銀不過二萬兩擬請借動正項給發分作十年每歲以公費銀二千兩扣補還項其南寧等府現在查核俟查核清晰亦應舉行是屯田一開凡曠野之鄉皆為耕鑿之地其耕鑿之地皆有捍禦之人行之一二年則扼要之處俱

有所藉以防閑而分汛之兵自可以漸次議撤一
勞永逸一舉兩全據臣之愚實為切務其應行與
否及設立官職一切備細事宜容與督臣面商後
再為詳悉合詞具
題謹將臣大槩愚見先行奏
聞所有
硃批奏摺理合一并恭繳謹
奏

所奏甚屬可嘉朕欣悅覽焉更與鄂爾泰從長商計其各標營如果兵單應行添設糧餉需費乃屬末節今國用頗充不必顧慮酌定後即會疏題請可也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雍正六年十一月内臣接閱邸鈔臣胞姪原任山東金鄉縣調任蓬萊縣知縣金允彝奉

旨補授濟南府知府十二月内又接閱邸鈔臣胞姪原

任江南天長縣知縣金允中經臣保舉奉

旨引

見補授山東濮州知州當俱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以愚陋忝任封疆夙夜自思正愧涓埃未

報今臣兩姪又復頻邀

異數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臣惟有益加黽勉並不時寓書勉臣

兩姪殫心竭力勉盡職守茍臣姪有絲毫不肖不

但東省督撫二臣執法難欺但經臣訪聞得實立

即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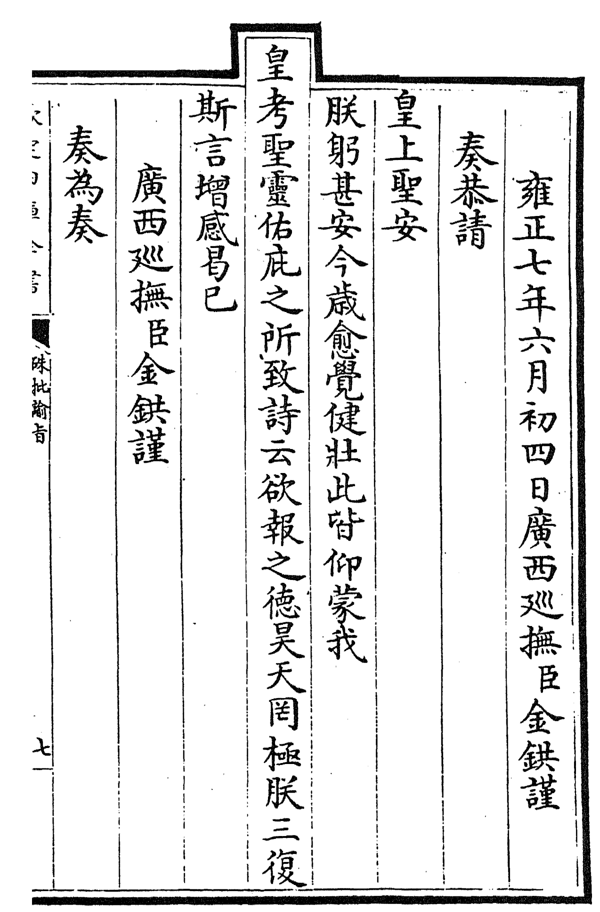
奏斷不容其上負

皇恩下背家訓也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知道了勗勉伊等砥礪操守最為切要


雍正七年六月初四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今歲愈覺健壯此皆仰蒙我
皇考聖靈佑庇之所致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三復
斯言增感曷已
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奉
旨命往黔省與督臣鄂爾泰商酌籌畫整理地方臣於
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抵黔四月初八日起程回粵
與督臣聚晤凡十有二日旦晚講論覷其才猷之
卓越器量之淵宏學問之精醇品誼之正直洵無
一端不超出於尋常萬萬凡所為體
國利民之事悉本之躬行實踐非徒致飾於空言必
思及百世千秋不止求全於目下以臣之淺陋不

朕嘉悅覽焉汝果肯實心誠服鄂爾泰之居心為人朕
但目中所見罕有其儔即三代以後之名臣亦難
復於汝何慮彼丈夫兮我丈夫當黽勉效法者然欲效
其比惟古之周名督臣可以頡頏此皆
法當求其本鄂爾泰無他奇異不過誠以對
皇上聖神德極其至而以德名福遂有斯不世出之人
天應人致身辨理國事而已能此二語其餘可保悉能如
應運篤生為之輔理太平其為欣忭悅服頌
之若於此二語一分有欠則學問聰明本領伎倆皆為
聖主之得賢臣臣實不自知其情何以至也至臣與督
之倍減矣故云求本為要逐末無益人之智力不甚相
臣商酌地方之事甚多統容臣等次第辨理前遵
遠率因根本不立以致通身智力不能振興遂覺一切
旨分賞府州縣以下官員養廉數目臣俱一一開單與
俱遜於人豈不誤歟勉之
督臣細閱面為斟酌矣再臣與司道蒙

皇上天恩增給養廉銀兩於五月十七日准到部文隨

即率同各員望

闕叩頭除恭疏

題謝外合並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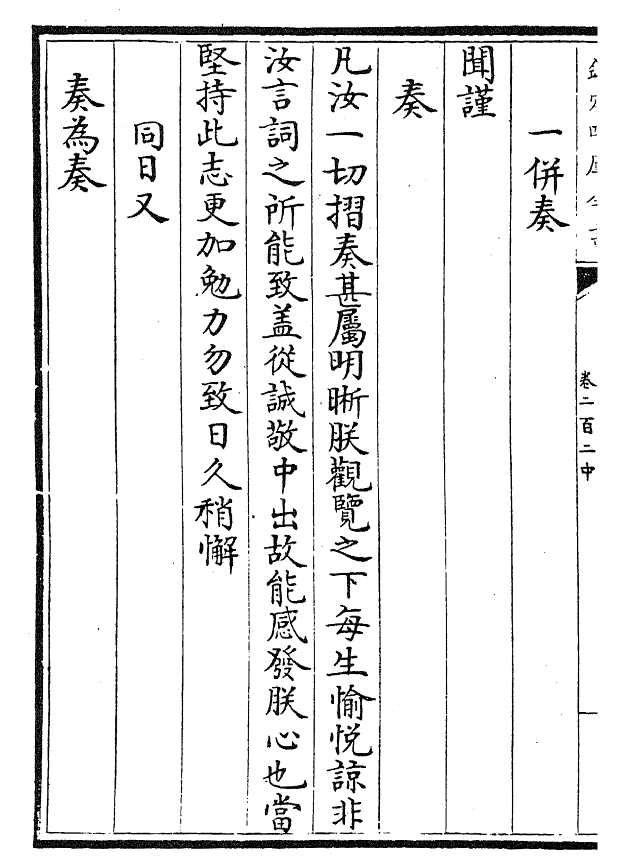
聞至臣敬陳屯田一事臣亦面告督臣督臣甚以為宜

至添兵一節敬捧

硃諭仰見

聖心所照雖萬里之外不啻目前其應添之處業已與

督臣商及佚洛會提臣後合詞具
題再臣先准督臣洛移攜帶將弁二員平樂協副將
胡灝臣標遊擊鄭元文隨赴黔中以備差委之用
及臣到黔時督臣告臣丹江之事俱經平定惟公
鵞雞擺尾二寨未下臣覿督臣一切調度悉中機
宜諒可指日奏捷故臣所帶廣西將弁無所需用
督臣但加考驗仍復令其隨臣回任所有徵臣奉
旨往晤督臣鄂爾泰商酌事理及帶回將弁緣由理合



一併奏

聞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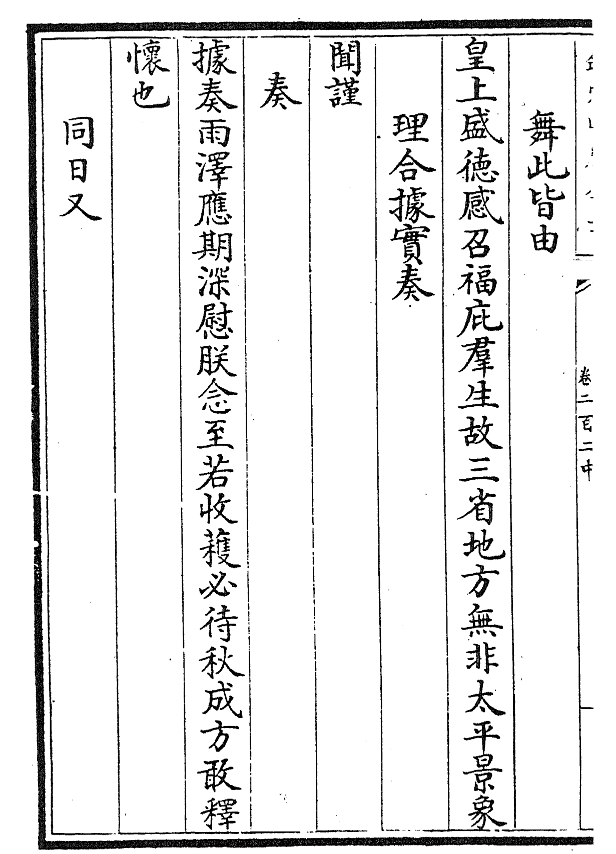
奏

凡汝一切摺奏甚屬明晰朕觀覽之下每生愉悅諒非汝言詞之所能致蓋從誠敬中出故能感發朕心也當堅持此志更加勉力勿致日久稍懈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廣西麥秋收成臣於回粵中途據各屬稟稱凡有麥田之處四月間俱已收穫麥秋豐碩足有十分又自春夏以來各屬雨澤俱皆應期到處霑足目今秧禾密布甚為蔥鬱可觀繼此時雨如前應期秋來粵右收成必有盈寧之慶也再臣經歷黔中歸由湖南一帶地方二省麥收俱屬豐稔亦且雨暘時若惟常德一府雨水稍為不足然臣由該郡起身之日業已得雨隴畝之間各處歡忻鼓



舞此皆由

皇上盛德感召福庇羣生故三省地方無非太平景象

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據奏雨澤應期深慰朕念至若收穫必待秋成方敢釋

懷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泗城府田畝一節先准部咨行令丈勘陞科經

臣會商督臣鄂爾泰以邊方甫定未便紛擾令其

暫停丈勘茲將泗城應納錢糧面同督臣商酌查

泗城江南內外哨現存原額報部錢糧止七百二

兩零土府每年加徵加派及陋規凍銀等項每年

約共六千四五百兩今改流之後添設官兵衙役

數倍於前俸餉殷繁額糧太少不敷抵兊自應酌

量加增除土府婁派入巳之項槩議革除外其原
係地方經費必不可缺者共酌存銀四千餘兩作
為正額按年徵收臣等商議該府錢糧新經定額
開徵又江北地方係歸黔省永豐州轄屬必須彼
此均平輕重得當使小民踴躍輸將方可遵行永
久今一面先將應革陋規及應納錢糧數目會同
出示並令該知府家喻戸曉使土民自行完納自
本年錢糧果能依限全完再行具

題倘有應行酌減之處即會同酌減但期妥協不執成見緣係錢糧定額恐一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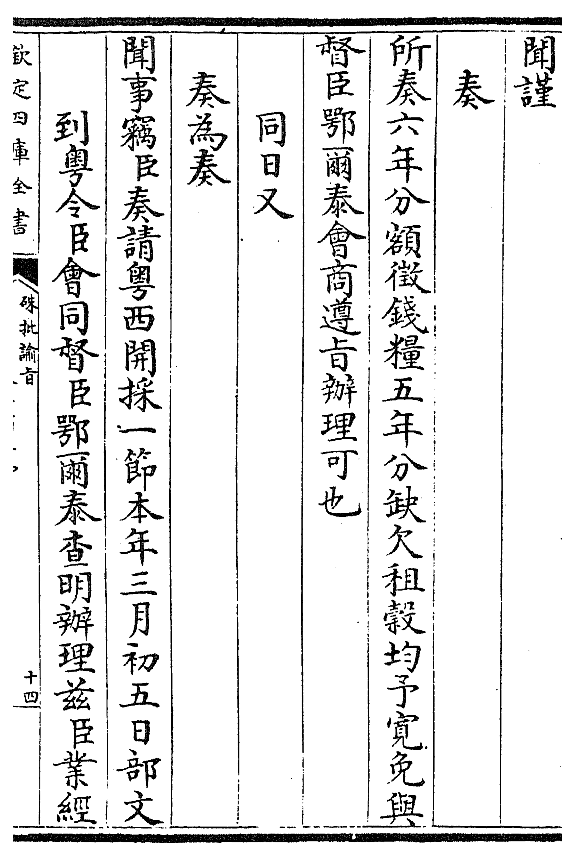
題報未便更改不得不慎重於始也至泗城府雍正六年原額錢糧七百二十兩零因規制未定兼知府先後更換並未徵收例宜帶徵但新定之地新舊併徵恐邊愚不能深悉似乎賦額繁多可否徵其新糧免其舊糧

特恩出自

睿鑒再官莊等田先經原任撫臣韓良輔
題報每白收米五百斤現貯米二十六萬三千斤可
賣銀二千餘兩並請將清出官田變賣售主等語
當飭該府將官莊出示名買至今並無承買之人
臣等細查土府官莊田共五百二十六白分與各
亭里民出力耕種每白派收穀一千斤二穀一米
折算每白收米五石但土屬所種一白止比內地
畝半二畝不等以畝半二畝之地勒供五石租米

原係土府派累亭民之苛政今若每白定額收米二石五斗似屬民力之所能供除遵
旨量給岑映翰存祀田一百二十白及水衝荒田六白外尚餘官莊田四百白應每年按白收米二石五斗一米二穀折算應收穀二十萬斤除發給牛租穀種等項外每年約可碾米九百餘石以供右江鎮兵米至五年分官莊租穀内查有佃丁缺欠穀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九十斤計折米一千七十五

石零俱係種地窮民力難完納徒費敲扑轉益紛
繁又土官之毋借支過穀三萬斤計折米一百五
十石係在未奉改流以前現蒙
恩賞伊子岑映翰祀田則此項亦應免追庶邊鄙窮民
咸沐
洪恩浩蕩而新額錢糧亦易於催收矣所有臣面同督
臣鄂爾泰商酌經理泗城府錢糧事宜并懇請
皇恩之處理合備細奏



聞謹

奏

所奏六年分額徵錢糧五年分缺欠租穀均予寬免與

督臣鄂爾泰會商遵旨辦理可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奏請粵西開採一節本年三月初五日部文

到粵令臣會同督臣鄂爾泰查明辦理茲臣業經

回任所有開採事宜容臣節次妥辦後再行會
題而委任官員最為緊要查按察使元展成才猷敏
練諸事精詳而錢局一事尤為熟諳臣謹將鼓鑄
及銅鑛令該司總理其芋荚山官開之金鑛更屬
要地查蒼梧道張體義賢能素著操守可信臣將
官開一事令該道總理但總理雖委該道而管辦
工程尤必於地方官中擇其才守兼優之員重其
責成在梧州府袁機亦可委用但該府業已管理

稅厰恐難兼顧令梧州府同知專司其事甚為妥

便而部選同知陳圖尚未到任復准部咨該同知

員缺許臣

題補茲看得桂林府臨桂縣知縣劉永濬才堪肆應

操守亦好臣擬將劉永濬

題請補授梧州府同知其新選同知陳圖到任另為

調補他處臣在黔時亦已與督臣商定至各處開

採所需辦理之員或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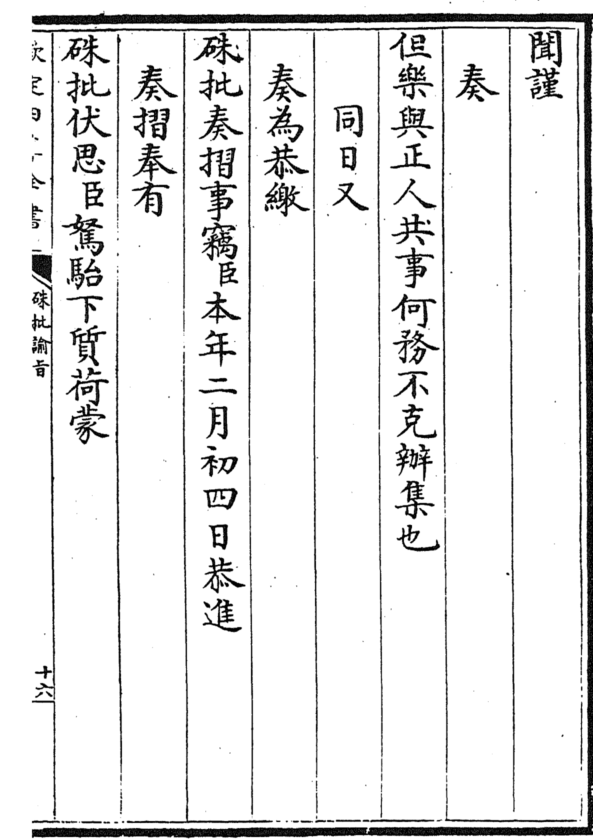
發粵試用人員內或於現任正雜官內擇其有才有守者一一派委其一切礦務統容臣咨會督臣鄂爾泰後再行繕疏

題達總之開採一事司臣元展成皆極熟諳臣可以悉心酌辦可免無數躭慮臣益仰頌

皇恩任用得人私衷感激尤非陳

奏所能悉也所有分委司道督理開採情由理合先

行奏



聞謹

奏

但樂與正人共事何務不克辦集也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臣本年二月初四日恭進

奏摺奉有

硃批伏思臣駑駘下質荷蒙

皇上逾格隆恩雖竭力辦公思圖報效究恐為才識所
限未合機宜用常惕然五內乃蒙
皇上温諭包容寓以鼓舞跪讀之下倍切悚惶臣惟有
益加奮勉不敢稍有一念怠忽庶將來不致有大
端取咎是則蟻衷之所自儆耳至於漢軍貪風
睿鑒照臨洵足令為臣子者人人汗下竊念
君父之前茍有不堪
上達者固不可故為粉飾茍有稍可自信者不行

上達亦非股肱一體之意臣生性硜介取與必慎不惟
居家自甘澹泊即筮仕亦然蓋臣粗知事
君致身之義所重原不在此此實臣之可以自信可以
直陳於
皇上必不敢有所背負者也然有初鮮終人之通患歷
來人臣中豈無始而潔清自好後來忽成貪黷者
此其始念必已出於偽飾或勉強而未底於自然
故不能不久而變易今臣即不敢偽飾亦豈敢遂

謂自然幸奉

皇上諄切訓諭臣得以朝夕儆凛口誦心維務期百年之久此念常如一日庶異時附於青史之末亦得

稱為良臣何莫非

皇上高厚之恩有以

覆載而曲成之也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勉之勉之覽汝所奏朕若竟言盡信無疑則為誑汝之詞矣止據汝目下所立之志而論通篇無一字虛假亦屬誠然但人事紛雜外緣之摇奪莫測此中之遷轉靡常日異月新千變萬化非大丈夫豪傑安能期其終始不渝也設不能兢業自持勉圖

上天許一是字以默邀

神明之佑助徒恃血氣之性得失榮辱之心而欲成就千秋不朽之業恐不易得至若言顧行行顧言險易一如

操存由已斯乃賢聖工夫豈常人境界汝其勉之譬如
伐木能拔其本則枝葉不剪而自落矣但當務本可也

同日又

奏為遵
旨事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廣西駐京提塘喬殿元齎捧
上諭九本到粵臣當即出郊跪迎入署並接得內閣大
學士等移會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旨所有頒發上諭每省應發若干爾等酌量頒發令該

督撫將軍提鎮等轉飭各屬廣行宣布務使窮鄉僻
壤家喻戶曉欽此欽遵將齎到
上諭九本除臣恭領一本外隨即分發提臣布按兩司
臣左右江兩鎮臣學臣各一本又樣本二本隨發
與布政司照式刊刻印刷分發各道府州縣並交
與各提鎮分發副叅遊守都司千把等官務令廣
布宣傳實力奉行使官吏軍民悉皆喻曉無或遺
漏之處竊臣前閱邸鈔知有湖南逆賊曾靜造為

逆書一案究未備悉逆賊罪狀今跪讀
聖諭始知逆賊之狂悖兇頑誕幻怪異實為耳目聽覩之所不及擬其罪名於律例竟不勝誅比於惡獸之窮奇殆為更甚此在凡有血氣之人聞之無不髮衝齒碎有不共戴天之恨固不獨大小臣工也所有頒到
上諭遵
旨轉發文武各官及行令刊刻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既遇斯等窮奇不得不有一番處置傾耳以聽朕結此
案可也
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湖南江華縣鴨頭源張家寨兩案盜犯臣前
後准到湖南撫臣王國棟咨移據彭盜供出廣西

盜犯共五十一名當經嚴飭各該地方文武官弁協力設法擒捕業經陸續拏獲四十九名押解赴楚所餘未獲二名仍在躧緝其湖南道永等州及廣西富賀二縣係楚粵接壤之處現在兩省督撫臣咨商設置兵汛官員以資彈壓容臣等商定後

即當會

題合併奏

聞謹

奏

此兩案盜犯緝獲如許名數殊屬勤敏可嘉之至

同日又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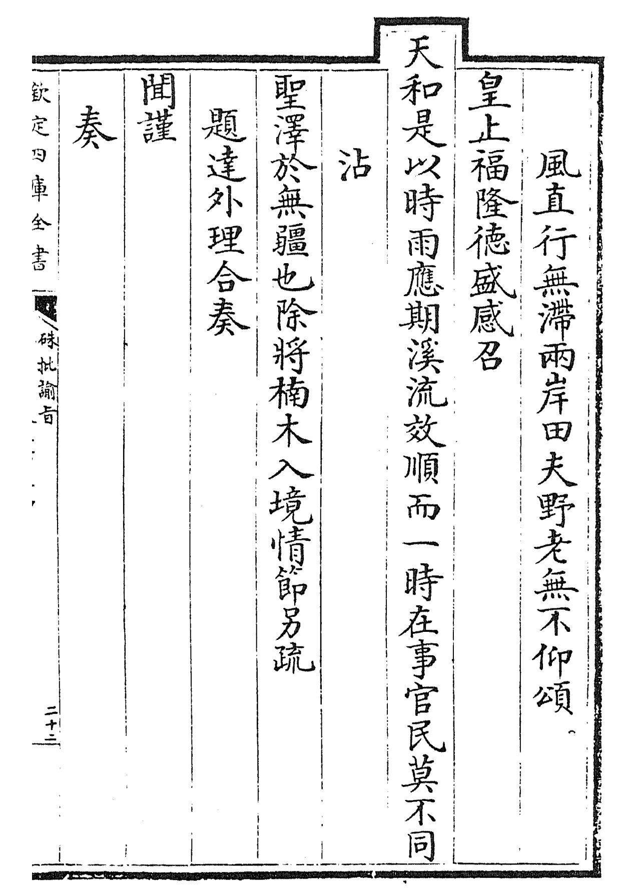
聞事竊本年三月十九日准廣東督撫二臣咨移廣東

採辦

萬年吉地楠木議由廣西一路運至湖廣臣即預檄經

過各地方官敬謹小心協理接運茲廣東海防同

知李達德運送圓方楠木共二百八十根塊另鐵梨木九件於六月十七日入廣西之梧州府於二十一日開船雖泝流而上每日俱得順風於七月初四日即抵桂林府臣隨出郊祗迎親看旋於初六日祭江自省開行共船八十隻運送前進由靈川興安全州一路送至湖廣隨據興安縣具禀到臣初八日船抵陡河是時陡中水淺該縣正恐船重難行是夜四鼓忽大雨滂沱陡水頓長順水順



風直行無滯兩岸田夫野老無不仰頌
皇上福隆德盛感召
天和是以時雨應期溪流效順而一時在事官民莫不同
沾
聖澤於無疆也除將楠木入境情節另疏
題達外理合奏
聞謹
奏

覽奏時雨應期溪流效順乃汝之誠敬所感與朕何涉

雍正七年八月初一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本年六月初四日臣繕進

奏摺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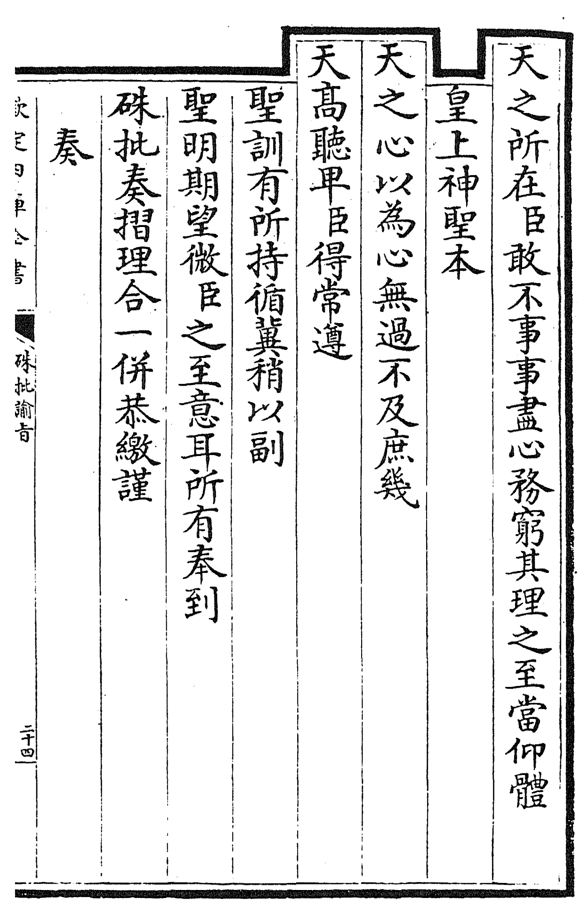
皇上硃批請

安摺内朕躬甚安今歲愈覺健壯此皆仰蒙我

皇考聖靈佑庇之所致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三復

斯言增感昌已欽此欽惟我
皇上乘乾不息應地無疆以德潤身積中發外微臣跪
讀之下依戀愚悃不勝歡忻舞蹈伏思
天人之理一氣相通
慈孝感孚至微至顯所謂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者此也而
皇上一言一事無不推溯本源時時感念
聖祖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

臣於此益仰見
皇上大孝思慕之心永永無窮臣不覺敬捧
御批感頌
聖德至於欲泣而難名也再臣前奏恭繳
硃批摺內荷蒙
硃諭諄切訓誡惟在
上天許一是字伏念
天即理也理之所在一



天之所在臣敢不事事盡心務窮其理之至當仰體
皇上神聖本
天之心以為心無過不及庶幾
天高聽卑臣得常遵
聖訓有所持循冀稍以副
聖明期望微臣之至意耳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謹
奏

理之一字原屬至精至要無如世人認理不明說理各異有偏執已見自信以為得理者有巧舞私智牽合陳文以強詞奪理者有錯會先賢之意反以背理為理者有被庸師邪友蠱惑謬以似理非理而指為理者種種不可枚舉朕意不若一誠字之無可游移辨論也誠字所包之義甚廣公忠敬慎真實無偽俱從中出爾當於是勉之

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聞通省年成事竊廣西一省早晚二禾收成分數據各

府州申報前來桂林平樂梧州潯州柳州慶遠思

恩泗城等八府所屬均係十分南寧府所屬十分

者十之九九分者十之一太平府所屬十分者居

半八分九分者居半直隸鬱林州所屬慱白北流

陸川三縣俱係九分興業一縣八分直隸賓州所

屬均係十分直隸西隆州所屬均係九分至於全

省穀價俱屬平易自二錢起至三錢一二分而止惟邊遠之西隆西林二州縣價自四錢至四錢七八分較昂於他處臣看得粵西地方即向來平價每穀一石亦須六七錢不等從無如今歲之廉者再據桂林南寧柳州等府稟報該地所屬俱產有嘉禾自一莖二穗三四穗以至五穗六七穗者每樣呈送到臣臣祗遵雍正五年十月内

上諭不敢進獻但事關嘉禾瑞應亦不敢不行陳

奏理合一併奏

聞謹

奏

覽奏實慰朕念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聞粵西礦務事竊照芋莢山官辦之金礦據蒼梧道張

體義報稱自七月初六日興工至八月十五日節

次春淘金沙共煉毛金三百五十兩零傾得實金三百四兩零查此八十五日內議定在山各官役飯食燈油紙張暨鎚手工匠人夫工價及搭蓋房屋等項通共支用過銀一千四百二十兩零約去金一百七十餘兩尚餘金一百二十餘兩又據該道口禀九月分内共得毛金二百十七兩零除去工本可餘毛金一百五十餘兩較前所獲已多臣備細查核大約龍口漸開則金沙愈出而章程既

定則工料亦減如遇沙多礦旺之日難以先爲計算總期儘得若干據實貯公不使稍有欺隱容開至來歳四五月通算一年所獲臣再行節次奏聞其銅礦一節係委按察使元展成督辦據該司面稟目前雖未值旺盛之時然各處商人已在紛紛趨赴礦銅成色頗好如開採得法將來自必漸旺計每銅一石給官價銀六兩連水脚盤費到省約需七兩有零向來各處購買雲南銅斤每石需一十

三兩今廣西銅斤酌量開爐鼓鑄數足即可轉發他省其所發價值應照依雲南之數雖粵地較近於滇但粵西木炭等費比之滇省工本較多耳至各處銀鉛錫鐵等礦俱歸藩司衙門係布政使張元懷督辦有已經開採者有現在招商者臣原奏三分抽砂未免仍須人夫工本今臣等公同酌量止照銀鉛數目多寡抽收通長計算究亦相符現今陸續解交藩庫總以各礦利益不齊得砂贏絀

亦異俟再開採數月自當妥議畫一統行奏

聞以上官開金礦暨各處商辦礦山到處寧謐閭閻有

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大小各官焉保盡能如一汝等

所利賴盜賊悉各潛蹤而所委大小各官俱感激

督撫所居者乃屬員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地若不實

皇上天恩視同己事不憚勤勞毫無私弊又值秋成豐

一番苦心體訪各官之優劣臧否恐未能洞悉無遺也

稔米穀充饒粵右人民計日可登富庶莫不歡忻

鼓舞祝頌

皇仁所有七月以來粵西開採情形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凡如此舉切勿與爭小民應得之利則分應歸公之項民亦自無覬覦之心據云目下感恩欣躍但利之所在日久未有不欲染指者即司事之人亦未有不動侵隱之念者須於創始之初措置妥協必使上下各有餘步庶幾可保永遠相安如是料理之後倘遇有越分妄為者從而置之於法宵小亦無緣藉口以揺惑衆聽矣總之聽從鄂爾泰之指示而加以小心奉行方無意外之

虞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廣西慶遠府荔波縣高黑邨撥兵駐防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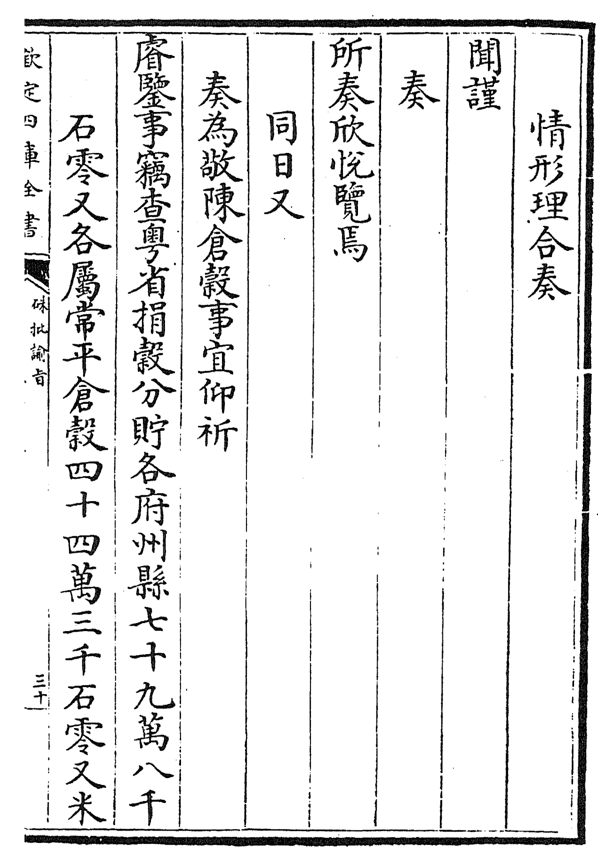
並直隸賓州上林縣西撫蠻峒勦捕積盜一節臣

俱於本年八月内

奏明在案茲高黑邨地方據該府報稱安設營汛事

宜一切俱已妥協至西撫地形甚險巢穴甚多故

該犯竄匿奔逃驟難就捕茲據該知州禀報會同
慶遠協武員帶領漢土官兵四路堵禦極力窮追
先後焚其巢穴數處今賊首樊匡料已於十月間
被官兵殺死賊首樊李王並黨羽樊國响等旋亦
擒獲現在取供究擬招解以清積案臣查西撫蠻
峒最號險惡久為地方之害今既已蕩平則賓州
一帶量可安靜但善後事宜不可不區畫盡善臣
即當會商督臣鄂爾泰妥議安置所有擒勦蠻賊


情形理合奏

聞謹

奏

所奏欣悦覽焉

同日又

奏為敬陳倉穀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查粵省捐穀分貯各府州縣七十九萬八千

石零又各屬常平倉穀四十四萬三千石零又米

改穀并社倉穀及各項穀二十九萬三千石零合計共一百五十三萬餘石以大省較之似不為多而以粵西地方情形核之實為過多兼亦處置不當粵西田畝雖云瘠薄而一歲所出敷一歲之用尚屬有餘可以不全賴倉穀之糶賣而倉穀當日分貯各屬之數多寡又不得宜查地方有通水路者有不通水路者其通水者本處即無所需穀自可接濟隣封其不通水者僻處叢巖密箐之中而

欲運至他處山路攀緣必須肩挑背負如一石價
值一兩脚價轉多至二兩其勢萬難出糶是以有
用之倉儲置之無用之僻地令其黴浥折耗損物
累官甚非仰體
皇上慎重倉穀之至意臣今細將各府州縣逐一分晰
又復通盤計算合各項穀一百五十三萬餘石請
共貯穀一百萬餘石酌量地方之大小繁僻及通
水之遠近以為增減如不通水路不能接濟鄰封

止可備本處之用者減十分之七如地居上游而路稍迂遠穀貯過多者減十分之二三至南寧太平二府均係南交門户邊徼重地而又據上流之勢仍可接濟鄰省積貯不可不豊今南寧府原貯穀六萬六千六百餘石應增至十萬石太平府原貯穀一萬石應增至四萬石宣化縣係南寧之首邑原貯穀三萬石應增至四萬石崇善縣係太平之首邑原貯穀八千石應增至二萬石至梧州潯

州平樂三府均在廣東上流輓運甚便各府原貯穀有四萬餘石者有二萬餘石者今再為酌量大抵俱以三四萬石為率至於桂林府以及臨桂縣雖居省會但該府兼有管糧通判收貯民間改徵之穀現積二萬一千四百餘石且去東省較平梧等府差遠今府倉貯穀七萬三千餘石縣倉貯穀四萬石均屬太多應酌存府倉四萬石縣倉二萬石已足備用其餘因地制宜一一俱量為增減臣

合通省計之共貯穀一百六七萬石有零所餘倉穀四十五六萬石概請糶賣以充兵餉是則一變通增減之間平時過多之穀不致黴浥

國家之積貯顆粒皆歸有用而地方彼此無不適均矣臣前在黔省業與督臣鄂爾泰面商相合但倉儲係臣專責若非通長計算妥當斷不敢草率奏聞今悉細行籌畫謹抒一得之愚伏祈

皇上睿鑒如蒙

恩允臣再當繕造細冊恭疏具

題以聽部核謹

奏

據奏增減存倉積穀此事當與督臣鄂爾泰商酌為之

朕之自信有時尚不及信鄂爾泰之深舉凡地方諸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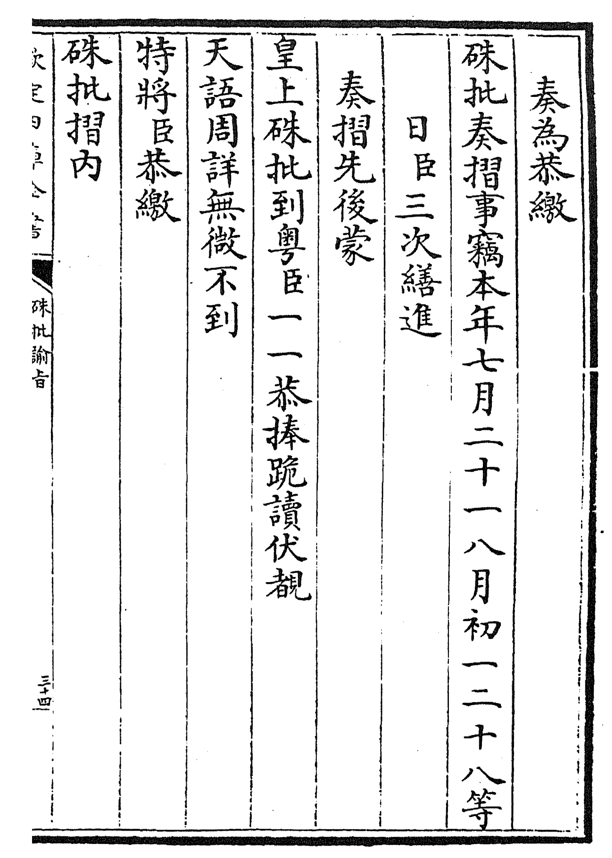
一一虛懷諮詢心悅誠服率屬力行未有不允協就緒

者若必欲自見所長少立異同試行看未有將來不貽

後悔之理朕實有所見云然非目下信任太過而故為

偏論也如汝等何嘗不是亦未有不善處第較之督臣鄂爾泰其間相去奚啻什伯為人臣者必邀人主如是見重方不虛負一生宜勉力效法之然此非可以力求惟克盡一誠庶幾有效朕之觀人實另有一番至理設不能竭其誠純其忠致其敬極其公徒恃學問本領聰明作用盡力於揣度迎合而欲希朕如是信重則誤矣勉之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本年七月二十一八月初一二十八等

日臣三次繕進

奏摺先後蒙

皇上硃批到粵臣一一恭捧跪讀伏覩

天語周詳無微不到

特將臣恭繳

硃批摺內

天即理也理字改為誠字並備將謬認理字之弊分晰宣示總以一誠為指歸臣反復體味頓啟愚蒙竊思自昔聖賢教人無不以誠為切要一經

皇上闡發益知

聖學之傳千秋相印而又揭出公忠敬慎四字為要旨俾愚臣有所持循仰見

作君作師之心諄諄懇到臣實感激難名惟有敬遵

聖訓時加省察斷不使有一念虛妄相參至負我

皇上造就微臣之至意耳所有三次
硃批奏摺理合一并恭繳謹
奏
時加省察甚好應如是自勵勿懈
金允彝負朕之恩辱汝之面不解伊具何肺腑忍如是
自暴自棄也遇斯等薄福小人竟無法可施
雍正八年二月初四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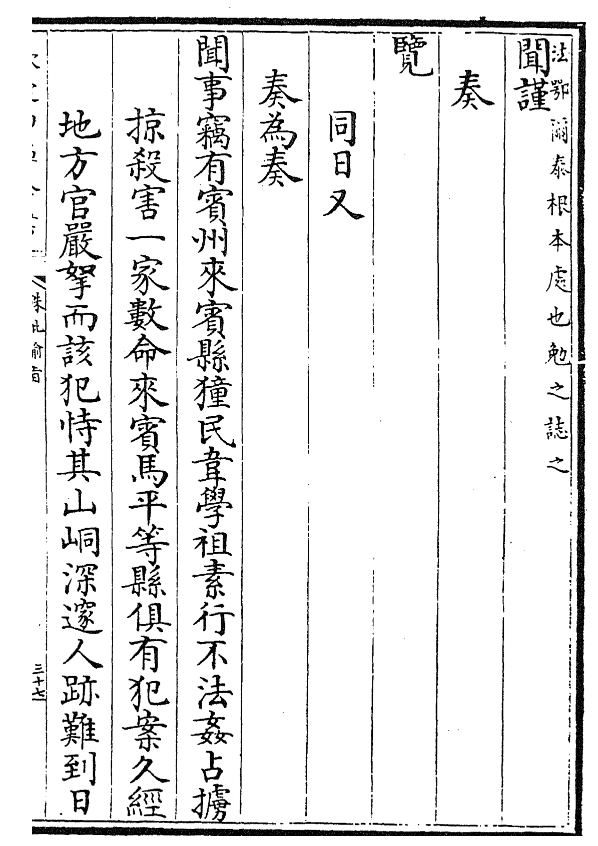
聞事竊督臣鄂爾泰請
旨巡視粤右地方於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抵臣駐
劄之桂林府臣與聚晤將匝一月細察其精神氣
象愈為彊健即飲食起居較臣黔省相見之時更
欣慰覽焉
覺有加仰見
皇上德至福隆
上天默佑賢臣以佐
聖主臣心不勝忻慶所有商酌事理臣俱面為備細洛

問凡臣所識見未到之處一經剖示無不洞然明
決其古州諸葛營用兵一節先經調撥廣西提鎮
兵一千二百名業委慶遠協副將潘紹周總統前
往續又撥臣標兵三百名並賓州營兵二百名令
桂林協副將董芳帶領赴平宇地方堵禦以防兇
苗逃逸臣查黔省黎平府屬有都江河道上通都
勻下達粵右督臣欲開通此路以便商賈往來恐
未就撫之山苗不無阻撓生事必當使之中心帖

服懷德畏威而後可為永久之計故因通河一節乘機制變以服南人之心非計及百世之遠實操擒縱之能者固不克籌畫至此也臣量此番底定之後或可不煩再舉矣今督臣已於正月十七日起程回滇臣因陸河事理就便同督臣驗看亦於是日離省由靈川興安一帶會勘二十日在全州相別督臣取道湖南前去臣於二十四日回署所有督臣赴粵併出兵緣由理合奏

上

此等事總仰賴天庇佑成全何敢逆料不煩再舉汝等封疆大吏切不可輕出無忌大言大言必肆志志一肆則為害不淺矣舉凡地方事務及雨暘豐歉但加勉誠敬盡其在己以聽天勿恃人力而自滿一切俱當由此類推斯正汝不能效



聞謹（法鄂彌泰根本處也勉之誌之）

奏

覽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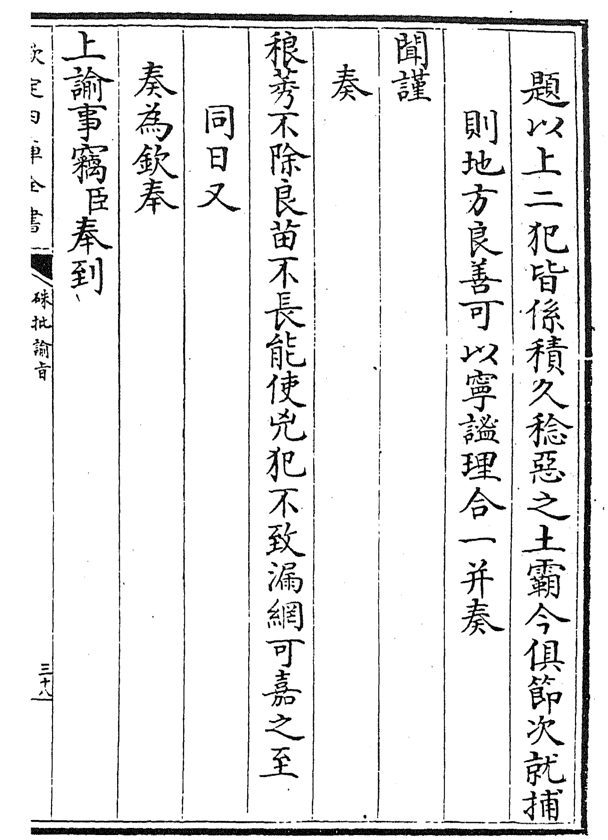
奏為奏

聞事竊有賓州來賓縣獞民韋學祖素行不法姦占擄

掠殺害一家數命來賓馬平等縣俱有犯案久經

地方官嚴拏而該犯恃其山峒深邃人跡難到日

久未獲茲嚴飭各官設法購緝已於雍正七年十一月内拏獲現在嚴審分案具題又來賓縣獞民覃妙印於雍正五年六月内因仇用鳥鎗打死遷江縣民婦盧妓石六年四月内覃妙印已經拏獲有土舍石良玉糾集黨類搶回覃妙印歷久未獲業將此案彚題飭令文武各官嚴拏審解茲已於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拏獲現在檄行審擬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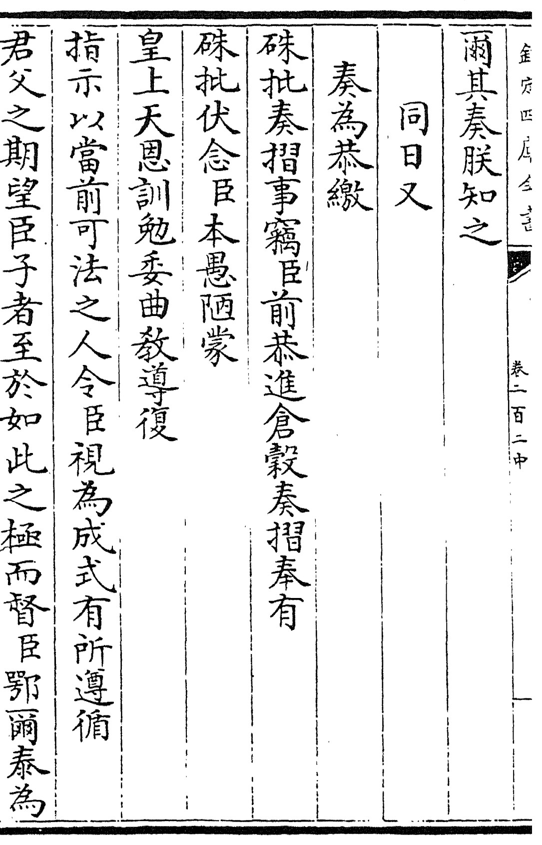
題以上二犯皆係積久稔惡之土霸今俱節次就捕則地方良善可以寧謐理合一并奏
聞謹
奏
稂莠不除良苗不長能使兇犯不致漏網可嘉之至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奉到

上諭京官自學士侍郎以上外官自藩臬以上各密保一人將其人可勝督撫之任或可勝藩臬之任據實奏明欽此臣謹遵奉

諭旨據臣所知密為

奏薦緣有廣西按察使元展成共臣辦事以來觀其居心制行實為公正廉明每與議論或試於不經意之處其器量亦甚開拓識見亦甚精到據臣之愚似可勝撫臣之任但目今粤西諸事臣正相資

為治而銅礦鼓鑄又係該司督辦如蒙
皇上天恩不以臣之薦舉為謬或稍緩其
擢用俟粵西諸事就理是又臣之私衷下情懇祈
睿鑒者也謹
奏
所薦甚是今已將元展成擢用藩司矣但伊曾經具摺
懇恩稱伊父年近八旬朕深為惻念正在與鄂爾泰商
酌尚未降旨其所督辦各務計需幾多月日始可就緒



爾其奏朕知之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臣前恭進倉穀奏摺奉有

硃批伏念臣本愚陋蒙

皇上天恩訓勉委曲教導復

指示以當前可法之人令臣視為成式有所遵循

君父之期望臣子者至於如此之極而督臣鄂爾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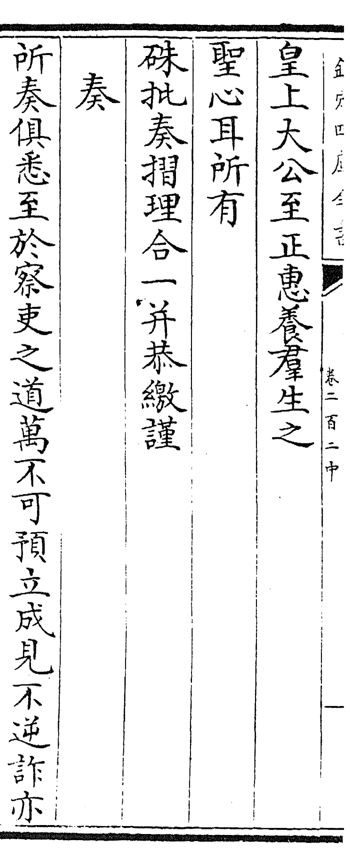
人自蒙

恩兼轄三省以來臣見其才猷學識實實超軼羣倫非〔能得其本何難於用〕臣之所能望其一二但誠敬致身之本人人可以效法臣之服膺督臣實出一念之篤摯故諸事無不乞其指示在督臣亦不以臣駑下凡是非可否俱無不推誠見答所有倉穀事宜督臣抵粵之時即據臣之所見面為商酌隨將奉到

硃諭鈔示復將全省倉貯數目備列清單送其查核如

謂可行臣即會同
題請如不可行自毋庸議若臣稍立異同以分彼此非惟事之所不敢出實亦識之所不容彊也又臣
奏
聞開採一摺奉有
硃批竊惟督撫之責察吏為先臣因礦務所委人員頗亦各能盡力遂爾過信冒昧陳
奏一經

恩綸指示再三體味不覺倍常悚慄從此惟有益加精
警無致為屬寮所欺有負
皇上澄清吏治之至意至於開採一事今粵西係屬創
始一切事宜悉皆咨商督臣大概仿滇南成例酌
行今復奉到
硃諭臣益當盡誠致敬一聽督臣指示總期上下咸宜
官民胥便既不失之疎漏亦不傷於刻覈庶有以
仰體



皇上大公至正恵養羣生之
聖心耳所有
硃批奏摺理合一并恭繳謹
奏
所奏俱悉至於察吏之道萬不可預立成見不逆詐亦
不逆不詐是非得失因其來而應之方合中道勿以今
日之是遂定異日之必不非勿因此一事之失遂疑將
來事事之皆非日日留意事事體察則是者愈可著其

是非者何由掩其非粉飾自得者莫能售其詐跡忽偶失者猶可贖其愆不寧惟是即上智下愚不移者亦可以真知灼見其隱微也偶因一時所見遽定棄取於胸中豈不謬哉思之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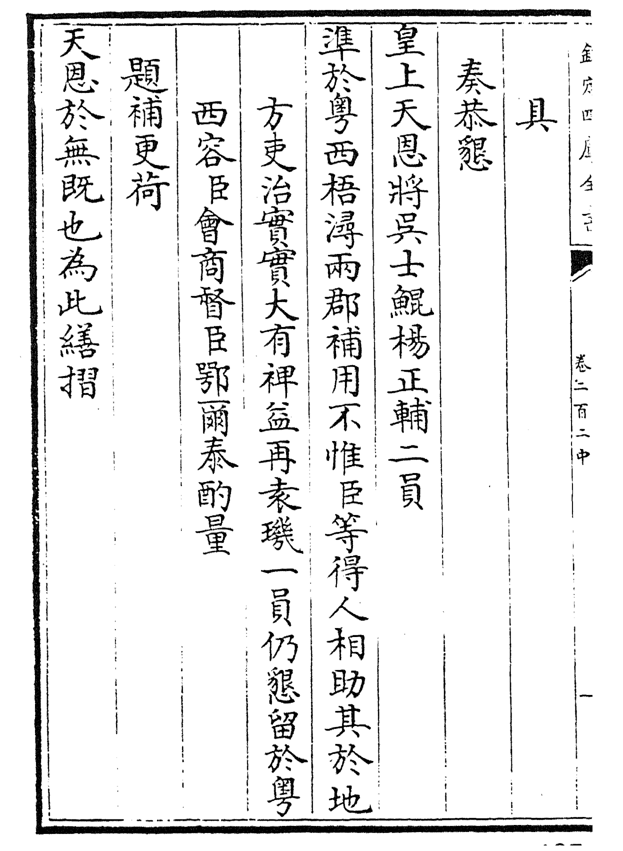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為恭懇

天恩事竊臣看得梧潯二府俱為粵西緊要地方查潯州府知府秦休雖恪守官箴而讞斷無才不宜知

府之任臣已與督臣鄂爾泰面商於甄别案内會
題歸部補用至梧州府知府袁璣居官廉潔亦能辦
事但梧州原係劇郡近兼關稅礦廠則今日之梧
郡實非袁璣之才所能兼顧昨督臣至粵臣備悉
面爲商酌並乞督臣揀擇二員
題補梧潯兩郡督臣細爲籌畫亦謂一時難得相宜
之人惟稱威寧府知府吳士鯤用於梧郡開化府
同知楊正輔用於潯郡甚屬妥當前原擬用之粵

西緣廣東督臣郝玉麟赴任之時請帶官員四名
吳士鯤楊正輔業在帶往之内以此甚費籌度臣
因梧潯二郡急須妥員遂札致廣東督臣從公商
議嗣據郝玉麟回札云
題帶之員原令出力報效
朝廷今在東在西均無不可況兩粵共一鹽務該府得
人亦同一體其應摺奏具題之處令臣酌行據此
則廣東人員似已足用臣為地方起見用敢繕摺



具

奏恭懇

皇上天恩將吳士鯤楊正輔二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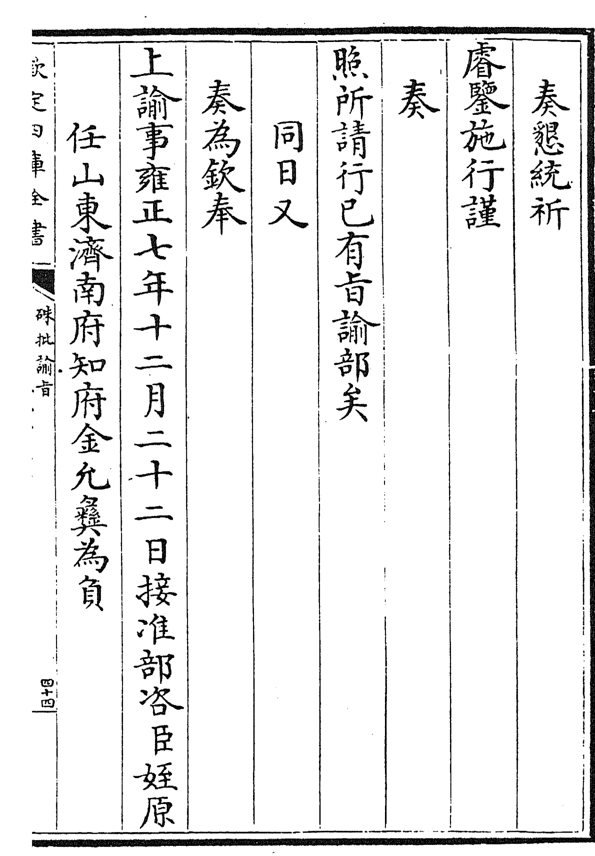
准於粵西梧潯兩郡補用不惟臣等得人相助其於地

方吏治實實大有裨益再袁璣一員仍懇留於粵

西容臣會商督臣鄂爾泰酌量

題補更荷

天恩於無既也為此繕摺



奏懇統祈
睿鑒施行謹
奏
照所請行已有旨諭部矣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准部咨臣姪原
任山東濟南府知府金允彝為負

恩藐法抑屬婪賍等事經河東總督臣田文鏡叅革奉
有
諭旨訓戒各省督撫頒發到臣隨荷蒙
硃批金允彝負朕之恩辱汝之面不解伊具何肺腑忍
如是自暴自棄也遇斯等薄福小人竟無法可施欽
此竊臣姪金允彝自蒙
特授濟南知府以來臣不時寓書飭勉痛切諄詳幾於
披肝瀝血即臣姪家書禀覆亦自言矢心竭力勉

為好官以報

皇上知遇豈知其口是心非言行相背上而負

國下而欺臣竟至於此臣於聞信之下愧恨羞赧誠

不料臣之家門有如許贓蹟纍纍如金允彝其人

也至督臣田文鏡向任山西藩司臣時為太原知

府其公忠鯁介之性本臣之所深知即臣之屬下

亦頗為田文鏡所許前臣蒙

恩陞授廣西按察使便道過豫以舊屬禮進謁見其一

飯之間言及
皇上隆恩感而垂涕者至於數次似此存心忠愛之人
豈有屈抑
國家人才之事臣於參劾臣姪一節益覺倍常敬服
不惟不敢稍存嫌隙以蹈背公營私陋習亦不忍
萌此無恥之肺腸甘自暴棄於
聖世也茲因奉到
諭旨理合據實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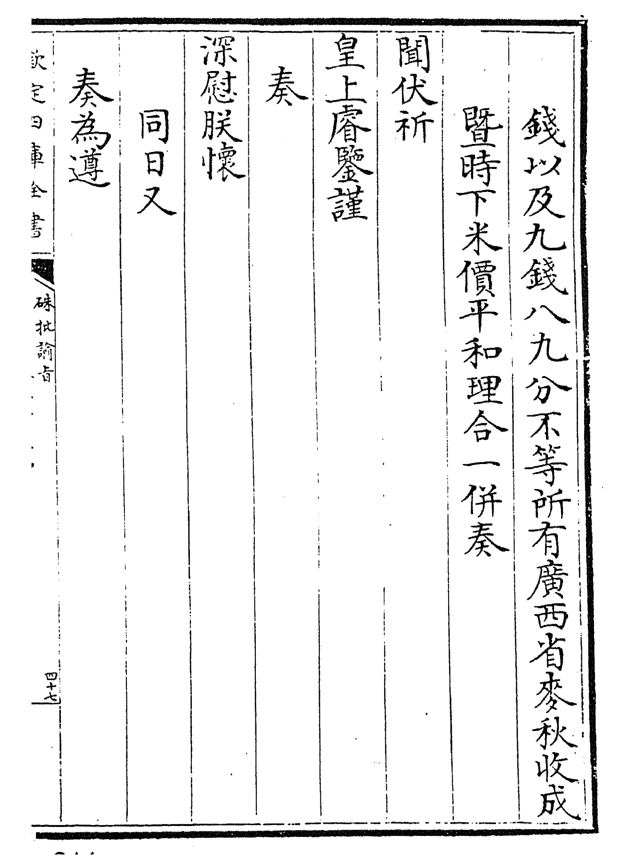
聞謹

奏

所奏朕甚嘉之不但為臣之道為人之理應如是興福造孽之基正在於斯親友子弟猶屬他人即已身被參亦當返省自責豈可妄生仇恨似此居心方可謂之為大臣若區區惟以恩怨報復為事則屬小人之常態何堪受寄封疆重任耶果如所奏毫無嫌隙自必仰邀

上天神明之鑒佑朕生平實能恩怨不介於胸懷數十年

來為
皇考之所洞悉是故每以不宿怨三字許朕也此係内廷
人所共知汝或未之聞耳
雍正八年五月初八日廣西廵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廣西省二麥收成據各府州陸續具報前來
有八分者有九分者有十分者臣通行計算約共
九分以上其各屬現在米價每石自四五六七八



錢以及九錢八九分不等所有廣西省麥秋收成
暨時下米價平和理合一併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深慰朕懷
同日又
奏為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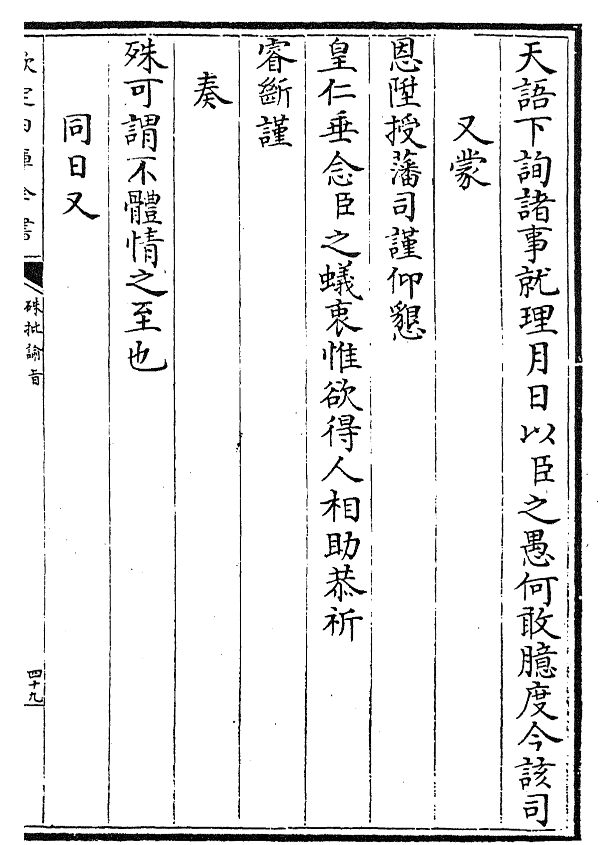
旨奏
聞事本年二月初四日臣
奏薦陞任按察使元展成摺内奉有
硃批仰見
皇上聖明屬在賢員久經
睿鑒而且愛養人才體恤臣工之至意無不極盡周詳
委曲臣伏讀之下不勝感頌伏查開採之舉原以
惠民通商既欲下達輿情復欲清查弊竇非智慮

周詳隨事設措則斟酌損益之間不能洞中機要
如該司元展成者實不易得茲該司蒙
恩陞授廣西布政使方經月餘所辦各處廠務以及查
荒修河等事悉能盡心籌畫臣正在相資為治乃
復奉到
恩旨因該司之父年齒老邁惻然廑於
宸衷凡為臣子者聞
命之餘應無不感至欲泣仰頌

聖德之難名臣查該司之父年已七十有五而步履服食甚為矍鑠膝前雖無子嗣侍奉其孫男二人俱中已酉科順天鄉試悉能措持門户臣愚謂該司欲申孝養之情亦可迎至任所定省晨昏既不廢人子之禮而辦理公事上報

主知亦不負

皇上數年以來整飭邊方之至意則得人之效又不止開採一事而已也伏承



天語下詢諸事就理月日以臣之愚何敢臆度今該司

又蒙

恩陞授藩司謹仰懇

皇仁垂念臣之蟻衷惟欲得人相助恭祈

睿斷謹

奏

硃可謂不體情之至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暫緩鼓鑄情由事竊查鼓鑄制錢一節屢經准到部

咨即臣

奏請粤西開採摺内原擬得有銅斤即行鼓鑄俱蒙

皇上睿鑒但審度時勢因地制宜似亦有宜於變通者

查粤西制錢經督臣鄂爾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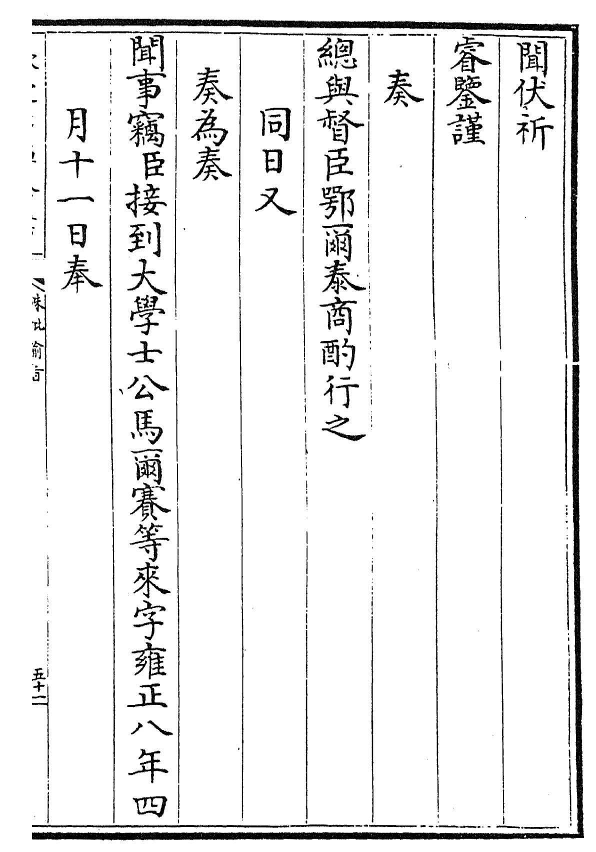
題請以雲南所鑄制錢運供廣西等省搭放兵餉又

經左江鎮臣齊元輔條議每年撥發滇錢六萬二

千餘串運至廣西悉皆奉
旨遵行無如蚩蚩之氓漢苗雜處狃於積習行使舊日
雜錢已久非不嚴行禁止而小民究若強其所難
茲據布政司具詳前來臣等細加籌畫欲行鼓鑄
必當先去雜錢欲使知雜錢之非宜當先使知制
錢之可貴今議本年徵收火耗許令銀錢兼輸將
來徵收錢糧二錢以内者皆許以制錢完納如此
則凡有錢糧者咸以制錢為便行之既久必視雜

錢為棄物不用別行嚴禁自爾日散月消將見制錢日益流行是亦疏通之一法也查滇省所運制錢已有六萬二千餘串而本省又為設法疏通則粵西鼓鑄似可暫緩現在廣東採買銅斤仰資於廣西甚急即將粵西所產之銅轉售於東省俾三省皆無有餘不足之患雖與臣之前

奏不符實宜因時而酌盈劑虛者也所有暫緩鼓鑄情由理合繕摺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總與督臣鄂爾泰商酌行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接到大學士公馬爾賽等來字雍正八年四
月十一日奉

上諭爾等可將憲德奏摺及所取供單鈔録密寄與廣西廵撫金鉷將王廷鈞等即速查拏務獲解送四川審究勿令逃脫欽此欽遵刻即密傳臨桂縣查拏據該令回稱廣西省城果有王廷錫查即王廷鈞原係辦理廣東銅務之人今王廷鈞並不在寓訊之鄰佑先於四月二十四日已經他往並不知其去處等語隨又面飭該令查明該犯蹤跡自何路逃去旋據該令查明五月初一日有人於全州河中

見該犯坐船二隻前赴湖南地方臣星即遴委把
總高麟帶領兵役並認識之人沿途密緝務期拏
獲解交川省但該犯行蹤詭秘既代廣東陞任驛
鹽道黃文偉辦銅或再回東省亦未可定仍密札
致廣東督撫二臣轉飭查拏所有奉
旨密拏王廷鈞等緣由理合奏
聞謹
奏

高麟如能將王廷鈞尅期緝獲當越格奬賞示勸觀其材質酌量應得之缺或即於汝撫標下指名題補將伊效力情由於疏内聲明可也

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廣西廵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聞事本年七月初六日臣轅門外忽有一人自持紅紙單帖上寫真明天子劉芳傑拜口稱特來拜臣當經員役人等拘拏隨發與兩司勘問據供原籍江

南六合縣人自幼即到河南固始縣雍正二年跟
隨奉議州州判邵銓來至粵西雍正四年該犯復
回河南本年正月邵銓有字到固始云該犯之母
身故令該犯來粵搬柩而該犯即於正月間為邪
祟所憑自云常有神道在其頭上以故來到粵西
妄行至此隨查拘同舟客民方漢三胡耀章二人
訊問同供該犯原係邵銓兒子邵子璉託其帶來
曾說該犯近日有些着魔的樣子正月裏曾經自

縊不死夜間往往向空中叩頭你們水面上須為留心及至帶到舟中他總不説話每日兩飯外只在艙内熟睡六月間到全州地方忽自搶拏行李奔跳上岸一時追趕不及不知他竟到省城如此行為等語據此臣復親提嚴訊實係瘋魔毫無可疑之處臣又差查州判邵銓令其備細具陳原委但該犯即係瘋狂於他事可恕

光天化日之下豈宜怪誕至此若復丐以餘生恐好事

者因其不死轉致惑亂人耳目臣愚俟州判邵銓
回覆到日確無疑惑追求之處即於廣衆之中盡
法處死以儆地方為此繕摺奏
聞謹
奏
如果確係瘋病何必處死但隔數千里外朕莫審其真
偽要在汝合情準理而為也
同日又

奏為據實陳明恭祈
睿鑒事竊臣姪原任山東濟南府知府金允彝經河東
總督臣田文鏡列款糾叅臣聞信之後深恨臣姪
不肖曾經繕摺具
奏業蒙
皇上天恩鑒臣愚悃臣之所以痛恨臣姪信其叅款之
不虛者實緣臣姪平昔恃有微才每多矜傲因是
不為臣所深取而督臣田文鏡之公忠鯁介又屬

臣所素知是以彼時據情直

奏臣並不敢有所矯強稍不本於中心之誠也兹據

臣屢次密訪合之臣姪家稟其中情節臣實有不

能無疑者緣臣姪與按察使唐綏祖平日辦公上

下牴牾致成嫌怨今臣姪叅款閒係唐綏祖開送

又聞臣姪被叅之後濟南士民轉稱臣姪清正有

扼腕可惜之辭四月間在城隍廟中兩次研審臣

密遣體訪之人雜於稠衆之内見一時觀者甚為

稱屈而臣姪惟口頌

皇上聖明備辯寃情不甘屈服問官因藉口請刑另日

再問含混罷審是衆好在所必察而妒口亦屬難

憑臣不敢定臣姪之即為好官實亦不敢定唐綏

祖之所惡果否足據此臣心之不能無疑者也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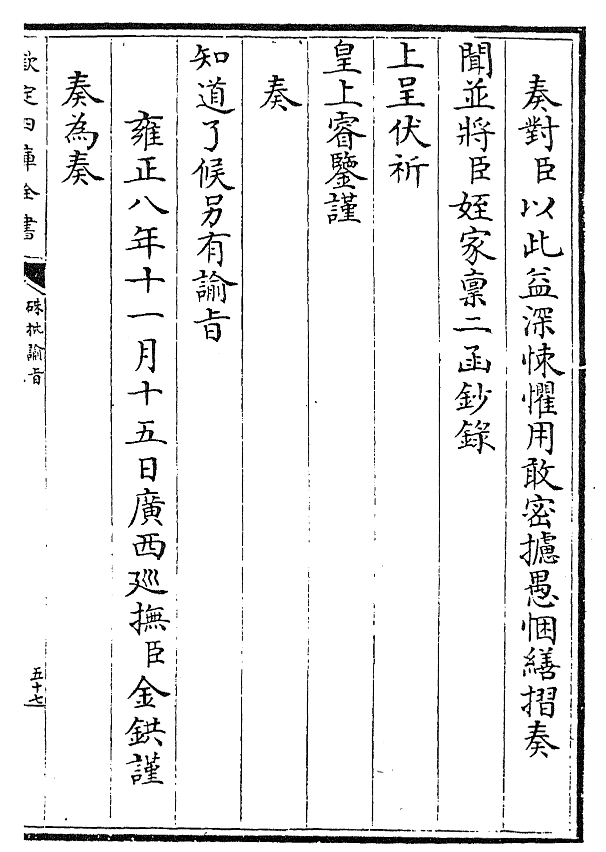
可疑者臣姪管宅門家人原係李文其王保乃一

少年蠢僕不過相幫使用諸款理宜審訊李文今

則舍李文而獨訊王保即云說事過錢係是王保

亦必當面質對明確然後足以服人乃王保自箏去之後臣姪屢求與王保對質問官總不令之見面而亦無他駁問之語第云制臺訪聞豈肯認錯又云這樣口供如何敢回臬臺問官口吻似此成何信讞據臣之愚督臣田文鏡之察吏更復何議或者耳目未周據傳聞之過甚耳再聞督臣田文鏡牌飭續訪肥城縣朱曰琯之妻自縊一案未經續叅將案內人犯即行連夾數次俱無口供致

案內之陳夫公及牽連之王公明周之翰等先後
或經刑斃或經監斃臣不惟有疑亦且不忍徒以
臣姪之故累傷多命伏乞
皇上天恩遴選公正大臣一員赴山左審訊定案如臣
姪婁賦是實毋論數之多寡立即正法以儆貪吏
免致拖累無辜如或婁賦涉虛臣此時不言伏惟
皇上聖明無微不照一經察出降
旨詢問到臣則臣將何辭



奏對臣以此益深悚懼用敢密攄愚悃繕摺奏
聞並將臣姪家稟二函鈔錄
上呈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知道了候另有諭旨
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奏

聞事竊太平府屬寧明州之鄧横寨刦掠為非經提臣
張溥委思恩協副將尚清領官兵一千九百名前
往勦捕後又添撥兵四百名於八月初一日抵該
寨地方乃該副將不察機宜舉動輕率於初二日
即行進攻不但不能入寨反致虧損兵丁自此之
後遂束手無策臣與督臣札商令左江鎮臣齊元
輔赴軍前辦理而鎮臣即於九月初一日親抵該
寨又帶兵一千零八十名亦復無策至十月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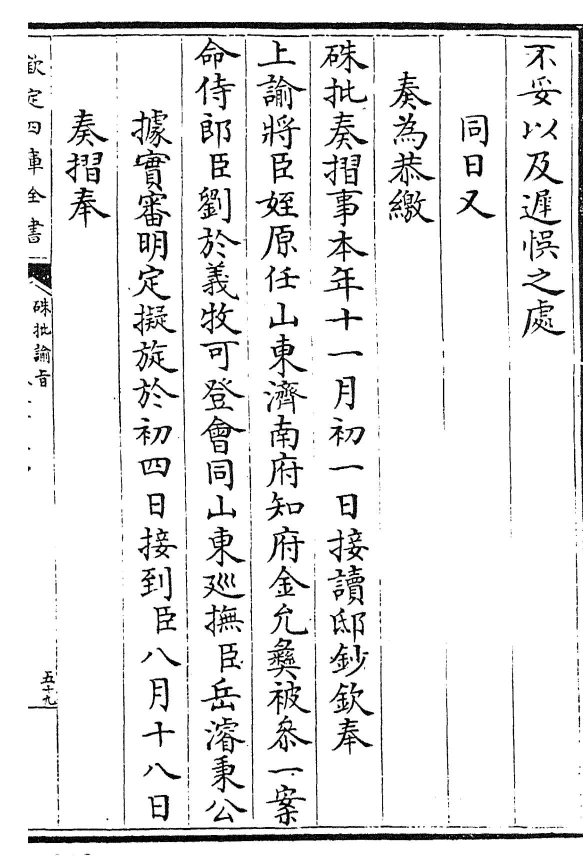
日四路進攻據報已攻進寨柵二層緣該寨堅完再難進步是以不能克捷官兵又多傷損臣查該寨有三共聚一處有四甲六甲九甲之名内外菁密墻堅塘深徑窄固難驟進但週遭不過三里又無崇山峻嶺其人數合婦女幼穉不過千人強横者不及四百人如鎮臣果有智術審機度勢豈有不破之賊巢乃一味觀望不進以為持重及至無可如何始一往奮攻徒致損傷多衆則鎮臣等庸

鄙無謀事定後督臣必有措處但以大帥經臨相持三月之久合漢土官兵數至六千以外攻一彈九邨寨不能計日成功目下即至蕩平業已曠廢時日損傷兵卒也所有鄧橫寨軍務情形理合奏

聞謹

奏

令汝親往亦未必能計日蕩平或恐尚清之不若也閒坐評論原屬甚易觀汝此奏情形軍需糧務必有料理


不妥以及遲悞之處

同日又

奏為恭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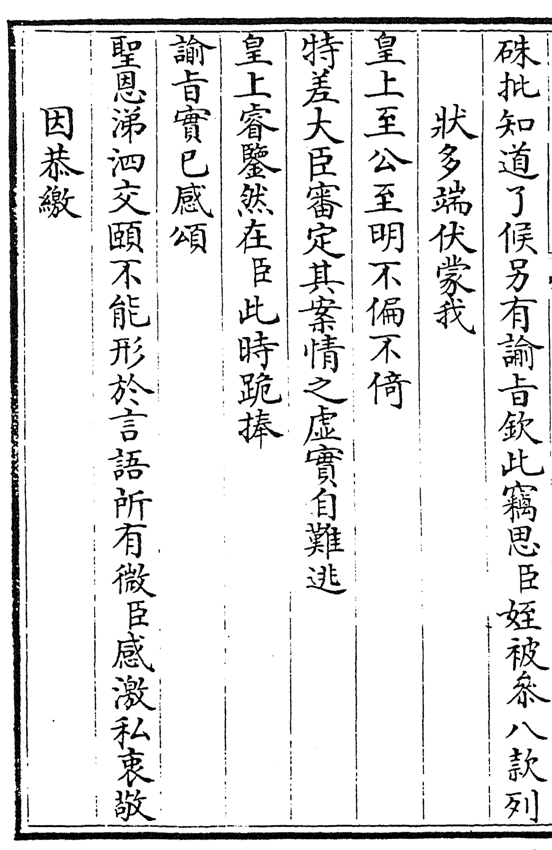
硃批奏摺事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接讀邸鈔欽奉

上諭將臣姪原任山東濟南府知府金允彝被叅一案

命侍郎臣劉於義牧可登會同山東廵撫臣岳濬秉公

據實審明定擬旋於初四日接到臣八月十八日

奏摺奉



硃批知道了候另有諭旨欽此竊思臣姪被參八款列

狀多端伏蒙我

皇上至公至明不偏不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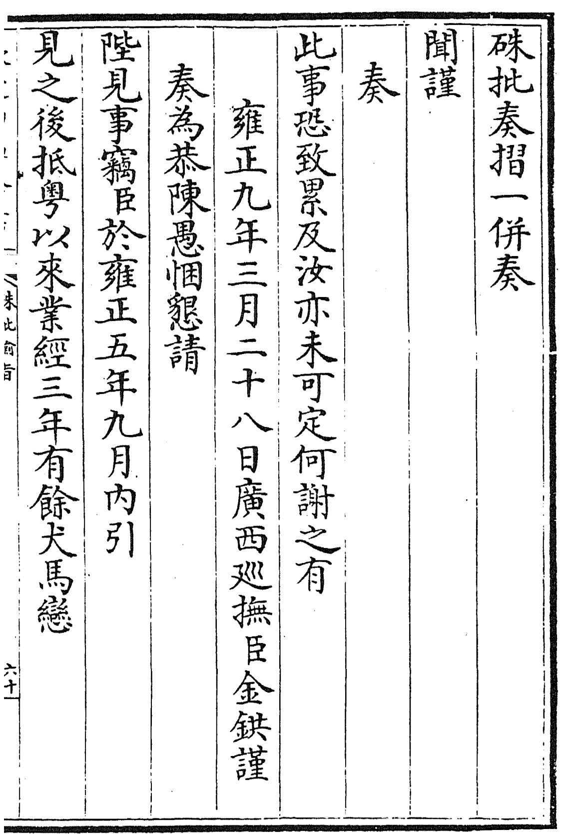
特差大臣審定其案情之虛實自難逃

皇上睿鑒然在臣此時跪捧

諭旨實已感頌

聖恩涕泗交頤不能形於言語所有微臣感激私衷敬

因恭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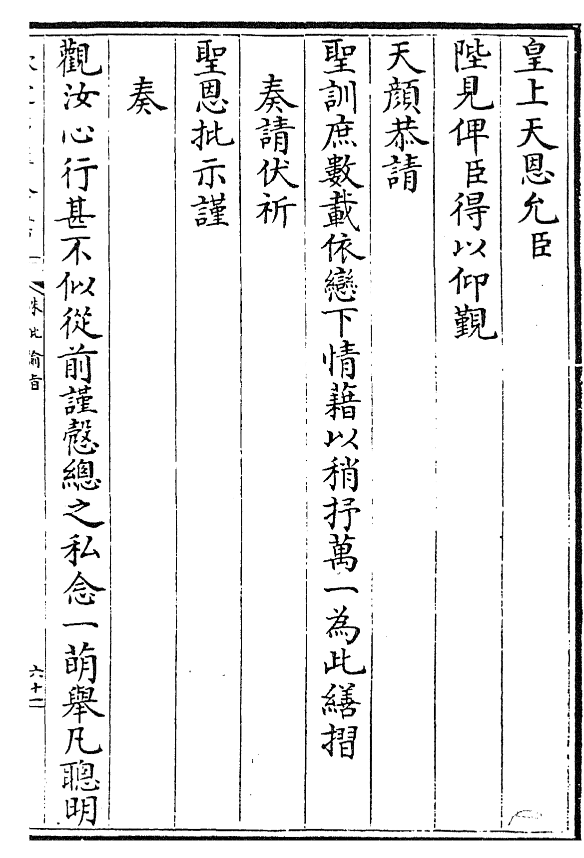

硃批奏摺一併奏
聞謹
奏
此事恐致累及汝亦未可定何謝之有
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廣西巡撫臣金鉷謹
奏為恭陳愚悃懇請
陛見事竊臣於雍正五年九月內引
見之後抵粵以來業經三年有餘犬馬戀

主之心時形寤寐本擬於雍正八年秋冬之際繕摺懇

請

陛見不意鄧横蠻賊拒捕致動官兵出勦不敢遽行

奏陳今查行間事宜該寨被圍已久計窮勢蹙蕩平之期諒必在即其古州軍務業經大為懲創現在各寨俱已陸續投順俟布置妥協之後即可班師回粵至所需用兵糧臣等從長計議現今造就船隻運送古州往返甚便可以無誤伏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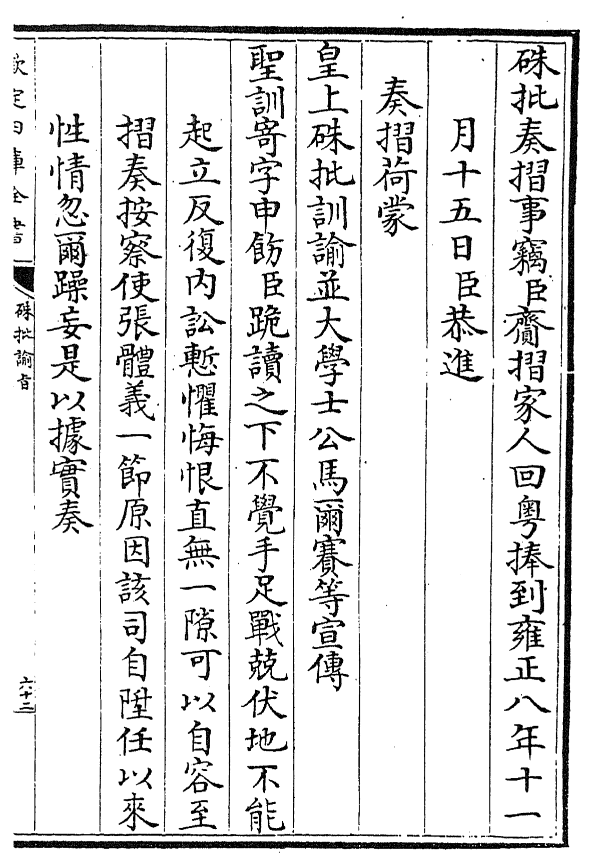


皇上天恩允臣
陛見俾臣得以仰覲
天顏恭請
聖訓庶數載依戀下情藉以稍抒萬一為此繕摺
奏請伏祈
聖恩批示謹
奏
覲汝心行甚不似從前謹愨總之私念一萌舉凡聰明

見解惡生障礙況原係中才自不能不隨境遷移於金
允彜之陳明則汝之心跡畢露矣於張體義之叅劾則
汝之愚私彰著矣著意開採操守可知矣諱盜縱姦隱
飾可見矣汝等督撫每至自覺不安自信不及率皆有
陛見一請朕實覽之厭矣嗣後若再不痛自改悔懇求
陛見得乎慎為之

同日又

奏為恭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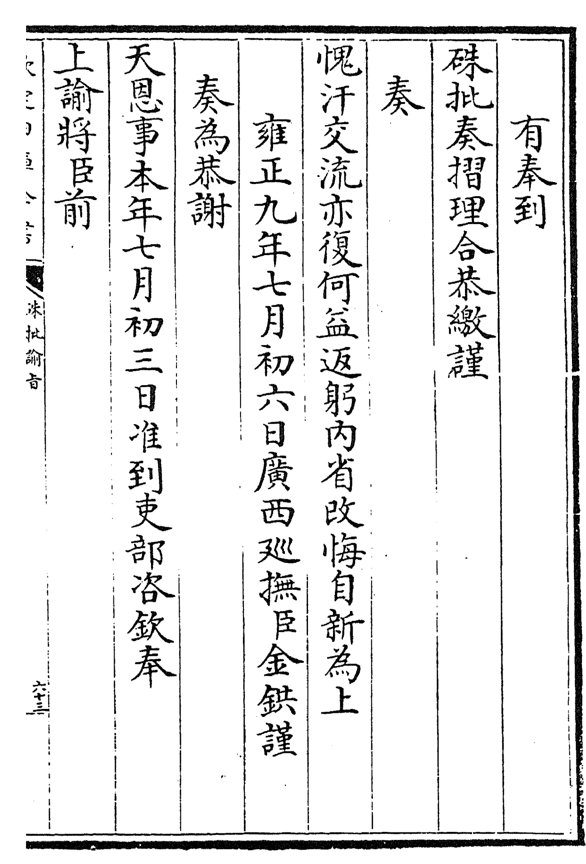
硃批奏摺事竊臣齎摺家人回粵捧到雍正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臣恭進

奏摺荷蒙

皇上硃批訓諭並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宣傳

聖訓寄字申飭臣跪讀之下不覺手足戰兢伏地不能起立反復内訟慙懼悔恨直無一隙可以自容至摺奏按察使張體義一節原因該司自陞任以來性情忽爾躁妄是以據實奏

聞乃竟不思臣於該司本有不能教導屬員之咎又復
詞語支離煩瀆
聖聽再四查看原摺愧汗交流臣更無一辭可以自解
謹遵
旨敬將
聖諭及臣摺奏情由知會督臣鄂爾泰前去茲接到督
臣回字深以不識大體切責臣躬臣惟有敬遵
聖諭隨時勉力逐事警心庶有以稍贖前愆之萬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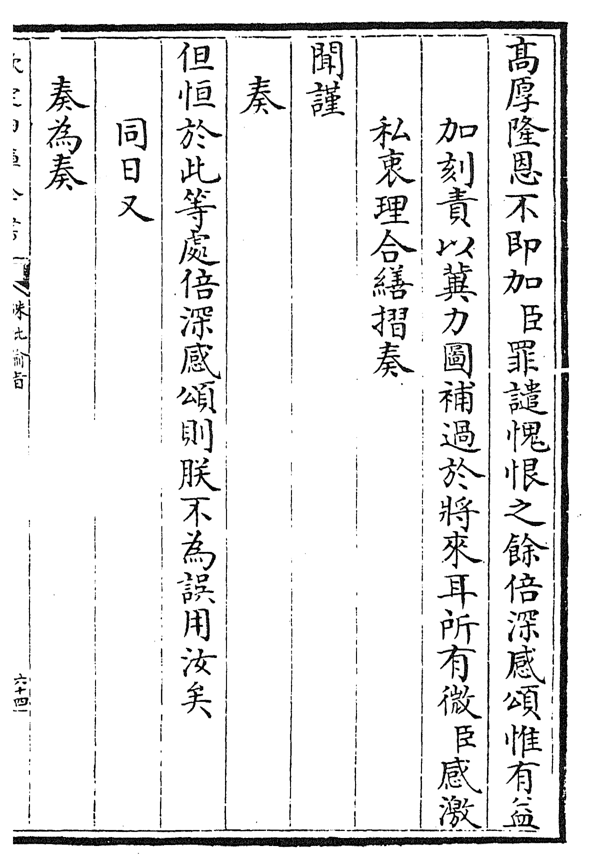
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愧汗交流亦復何益返躬內省改悔自新為上
雍正九年七月初六日廣西廵撫臣金鉷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七月初三日准到吏部咨欽奉
上諭將臣前

題酌遴現任教職等事紅本擲還到臣跪讀之下惶悚交并惘然莫知所措竊臣智慮粗疎識見短淺妄擬於教職之中遴選民社之寄彼時卑陋愚衷自謂可示鼓勵而不知訓士理民之大法封疆學政之專司一為悉心推究則其悖理之處甚難枚

舉今經

皇上聖明指出臣始知

奏陳之妄事涉沽譽追悔無從荷蒙



高厚隆恩不即加臣罪譴愧恨之餘倍深感頌惟有益加刻責以冀力圖補過於將來耳所有微臣感激私衷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但恒於此等處倍深感頌則朕不為誤用汝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廣西通省年成查四月閒麥秋登場在處豐稔

目今早禾已割高下悉皆豐收容俟晚禾續登之

後統將各屬年成分數分晰奏

聞所有現在早禾情形理合先行具　以手加額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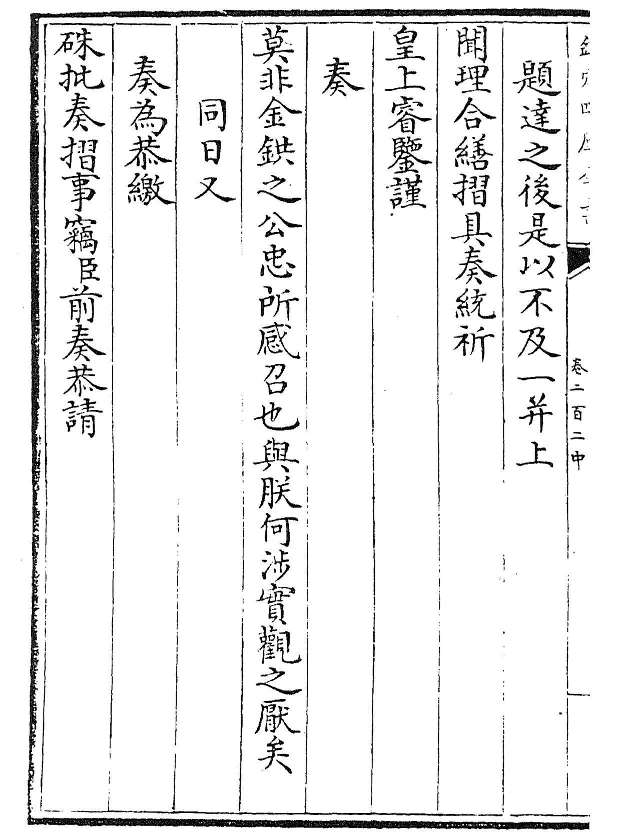
奏再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慶雲現於南寧府業據該

地方官詳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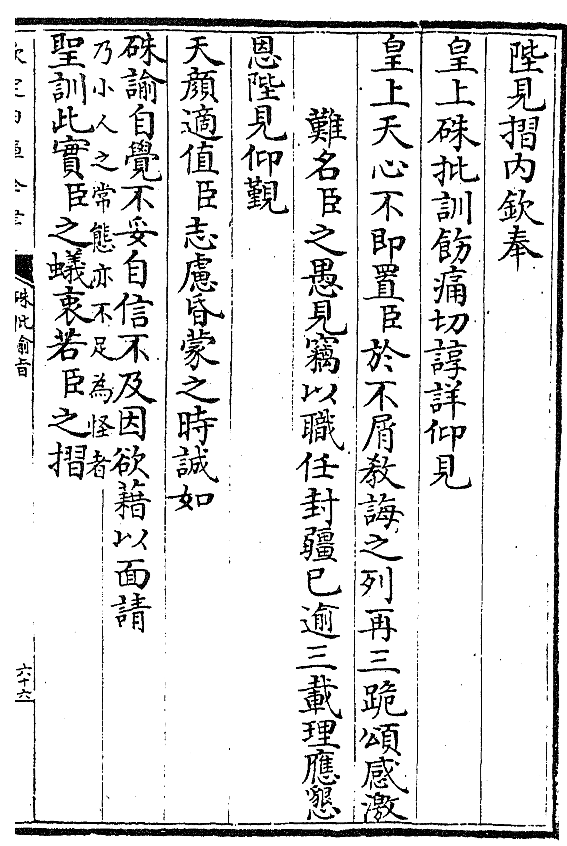
題明在案茲又據左江道轉據南寧府隆安縣暨土

忠州詳報並繪圖前來俱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

自卯至巳仰見日麗東升慶雲環繞繽紛五色輝映三時中復結爲異彩究然山字一時居民以及猺獞莫不歡呼稱慶跪祝
皇上萬壽無疆臣查隆安在南寧之西北忠州在南寧之西南相距各三百里而遥同時呈億萬年之瑞遠邇咸瞻具見
恩光普被苗蠻共仰益知
聖澤無私緣其報到之時巳在



題達之後是以不及一并上
聞理合繕摺具奏統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莫非金鉷之公忠所感召也與朕何涉實覼之厭矣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臣前奏恭請



陛見摺內欽奉

皇上硃批訓飭痛切諄詳仰見

皇上天心不即置臣於不屑教誨之列再三跪頌感激

難名臣之愚見竊以職任封疆已逾三載理應懇

恩陛見仰覲

天顏適值臣志慮昏蒙之時誠如

硃諭自覺不妥自信不及因欲藉以面請

乃小人之常態亦不足為怪者

聖訓此實臣之蟻衷若臣之摺

奏臣姪金允彝被參婪贓一案業經
欽差大臣劉於義等審明
題達量無不秉公定擬已悉在
終迷不悟可謂下愚不移也
聖鑒之中至
奏陳按察使張體義之事現在奉
旨交與督臣鄂爾泰審理俟督臣審定之後所有臣與
該司意見之公私悉惟
皇上睿斷而該司揑揭臣以每每諱盜之名臣固不能

不於
君父之前稍為剖白臣自蒙（曲直自在何須剖白）
恩陞授粵撫三載於茲凡各屬詳報刦盜前來無不嚴
飭查拿務在必獲苟有實心緝盜之員無不加意
獎賞以示鼓勵計此三載之中合前撫臣任內盜
案及臣任内盜案經臣歸結者共拏獲強刦盜犯
已六百二十餘名故在今日雖不敢謂盜賊全無
而較之從前直不啻十減七八日今商賈行舟隨

地皆可以泊宿是盜風之戢必在乎加緊擒拏豈反在乎有意諱縱而該司因伊已有妄揭之愆見

臣

題明遂益誣臣以諱盜伏惟

皇上聖明如臣果有治盜疎懈之處但求密

賜訪察自無不昭然立見者也其全省開採一節臣初如果為地方民生起見一切總屬不妨若稍存自利之抵粵西之時見地方貧瘠仰體念任憑機深算巧將來必至悖出連平昔所有一并損

皇上念切民生之至意繕摺

折於其中不加審慎利害可予記今日之諭旨試行看

奏請荷蒙

俞旨當即允臣所懇自開採以來官辦商辦各礦合省

貧民沾被

聖澤者殆不可以數計臣於各處礦務但有推廣

皇仁嚴絕弊竇並未嘗存一覬覦苟且之念若或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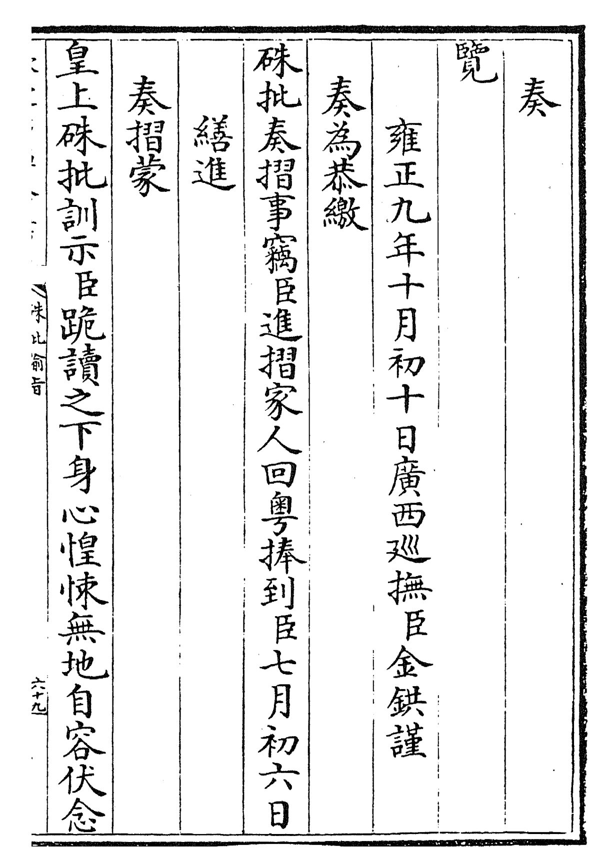
徇私忍心欺罔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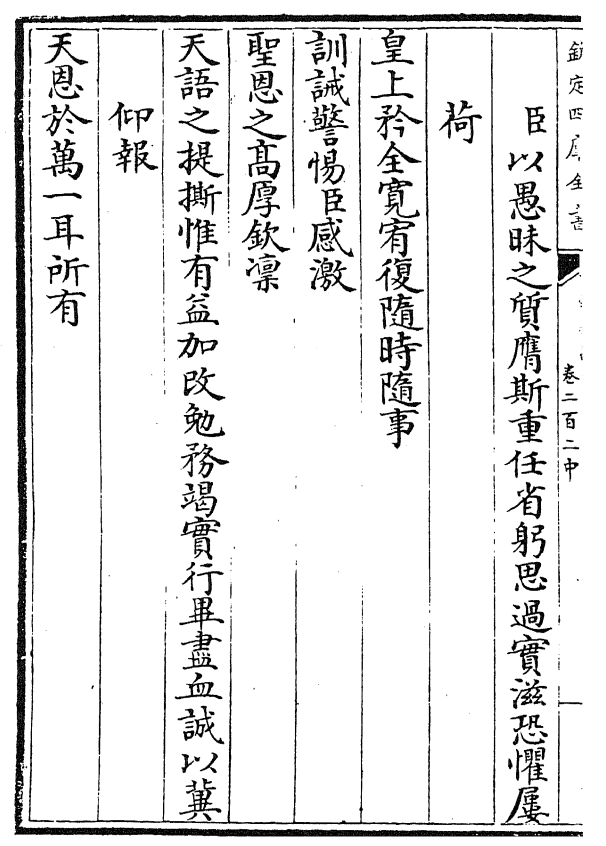
上天之照臨明有

漢軍中汝之前輩似此等奏朕省覽不啻千百遍而言

皇上之鑒察臣實可矢志於生生世世不敢有玷名節

行相符者不過數人而已貪廉賢不肖何關此一奏耶
上負
朕非愚幼未經閱歷人情世態之主可比莫務空言但
天恩也茲臣受
皇上訓誨期望之恩至於如此惟有敬奉
實行設欲將數句虛談聳動朕聽搖撼朕心斷不能
勉也
綸音痛自刻責改悔六字日誦數十百遍不敢一事自
寬不敢一時有間務盡血誠至於沒齒庶稍有以
上答
宸恩看如何耳
恩下贖已愆之萬一耳所有
硃批奏摺理合一并恭繳謹


奏
覽
雍正九年十月初十日廣西廵撫臣金鉷謹
奏為恭繳
硃批奏摺事竊臣進摺家人回粤捧到臣七月初六日
繕進
奏摺蒙
皇上硃批訓示臣跪讀之下身心惶悚無地自容伏念



臣以愚昧之質膺斯重任省躬思過實滋恐懼屢荷

皇上矜全寬宥復隨時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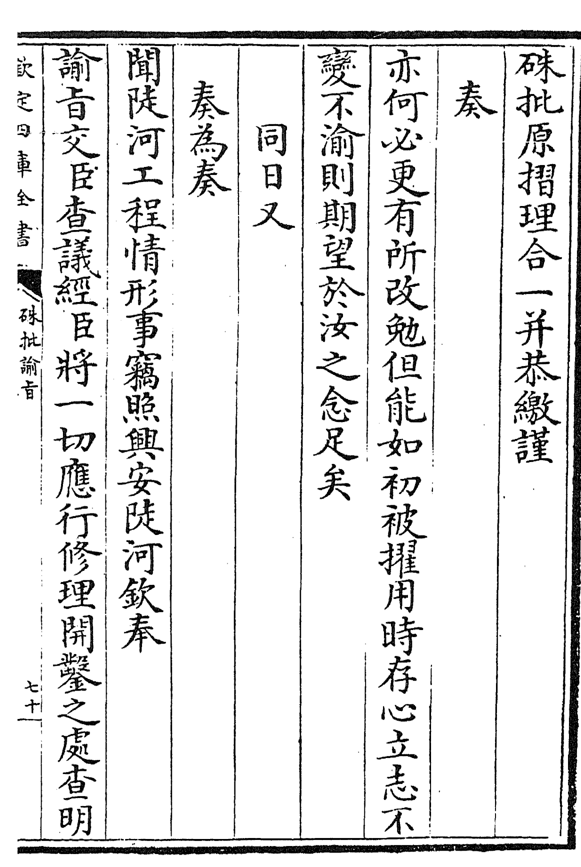
訓誡警惕臣感激

聖恩之高厚欽凛

天語之提撕惟有益加改勉務竭實行畢盡血誠以冀

仰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



硃批原摺理合一并恭繳謹

奏

亦何必更有所改勉但能如初被擢用時存心立志不
變不渝則朕期望於汝之念足矣

同日又

奏爲奏

聞陡河工程情形事竊照興安陡河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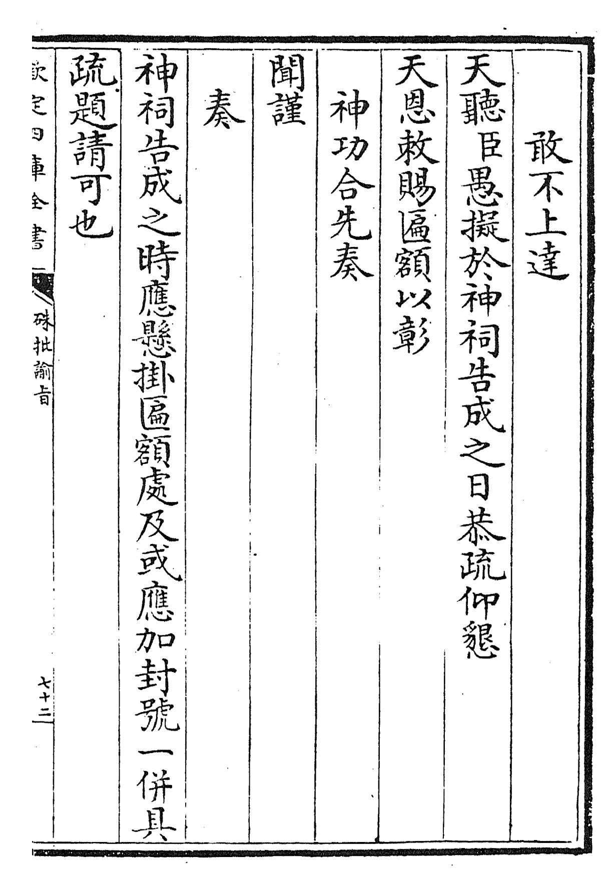
諭旨交臣查議經臣將一切應行修理開鑿之處查明

確估具
題接准部覆隨動支錢糧委員監修現今興安陡河至全州一帶工程業已告竣其臨桂之鏈魚等陡及雒容驛路亦可即日完工容臣覆加驗看并確核用過工料銀兩統於歲內具
題造冊送部核銷再查興安陡河自海陽發源流於縣城北三里之分水塘南北分注北流者為湘江達於三楚南流者為灕江達於兩粵舟楫之利甚

廣灌溉之功甚鉅宋經畧使范成大建海陽寺於北陡之沙洲請封海陽之神為靈應侯每歲九月九日縣官支正項錢糧致祭後因洲被水衝寺宇遂廢基址猶存每逢祭日設位河干似於妥神之道未洽臣仰體

皇上懷柔百神報功崇祀之至意并據輿情已同督臣飭議建復廟宇估計興工在公項銀兩內動支建造歲內亦可告成臣伏思雍正七年五月內准到

部文奉
旨查修陡河即於是年七月内恭值廣東運送
萬年吉地楠木經由興安之日河水尚淺是夜大雨陡
河盈滿不費人力臣以實有神助曾繕摺奏
聞嗣後每逢楠木到境無不晴雨應時連檣飛渡刻無
停滯兩岸童叟咸稱奇異伏思我
皇上誠格
蒼穹百靈協應雖視此極為平常而河神連年效順臣不



敢不上達

天聽臣愚擬於神祠告成之日恭疏仰懇

天恩敕賜匾額以彰

神功合先奏

聞謹

奏

神祠告成之時應懸掛匾額處及或應加封號一併具

疏題請可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粵西金銀銅鉛等礦廠自雍正七年開採起

至雍正八年年底止所有動支工本及採獲抽收

各數目臣已具疏

題明洛部在案內金山出產原自無多工力猛銳搜

採無餘業經封閉其採獲共金三千一百四十餘

兩換銀二萬五千二百一十餘兩除還工本外計

贏餘銀一萬四千六百五十餘兩及銅廠辦獲課餘銅觔除工本各費外約餘息銀五千四百七十兩零又各廠抽收課銀并鉛錫雄黃硃砂等已未變價共計銀七千九百四十餘兩俱現貯藩庫外今臣復查本年春夏秋三季銅廠官辦及收課餘銅共獲銅十萬三千餘觔除抵還工本外約餘息銀五千七百餘兩又銀鉛各廠共抽課銀六千五百餘兩課鉛十萬餘觔除遵

旨賞給通省兵丁陸續支領演習外餘剩鉛觔統俟年底同各廠收除實在各數核算明確於壬子年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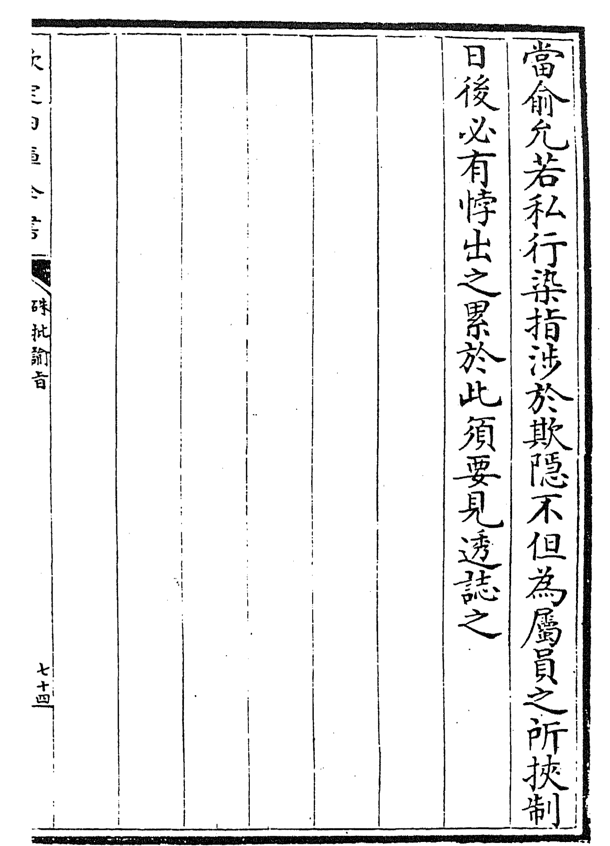
報奏銷之時分晰具

題所有雍正九年春夏秋三季收獲各礦廠銅觔銀鉛各數目謹先繕摺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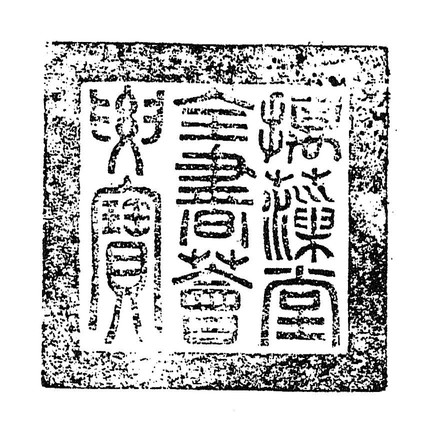
聞謹

奏

凡此礦廠事務內如有應得羨餘何妨奏明取用朕自


當俞允若私行染指涉於欺隱不但為屬員之所挾制日後必有悖出之累於此須要見透誌之

硃批諭旨卷二百二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録監生臣羅佑湘